

初集第二輯目錄

初月樓論書隨筆

吳德旋

雨窗漫筆

王原祁

麓臺題畫藁

王原祁

東莊論畫

王昱

裝潢志

周嘉胄

端溪硯坑記

李兆洛

玉紀

陳性

玉紀補

劉心珣

金粟詞話

彭孫遒

製曲枝語

黃周星

前塵夢影錄

徐康

初月樓論書隨筆

宜興吳德旋仲倫

十年前見楊少師書了不知其佳處何在近習步虛詞數十過乃知後來蘇黃米董諸公無不髣髴其意度者黃涪翁比之散僧入聖可稱妙喻然涪翁又云今人見楊少師書口是而腹非也在宋已然何況今日然余既已深知而篤好之即以此當出世法矣

山谷論書於晉人後推顏魯公楊少師謂可彷彿大令此言非也魯公書結字用河南法而加以縱逸固是大令筆少師筆意直接右軍而不畱一迹董華亭謂其古淡非唐人所及可稱篤論

董華亭云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蓋勝國時萬歷以前書家如祝希哲文

徵仲之徒皆是吳興入室弟子徵仲晚年學山谷便一步不敢移動正苦被吳興籠罩耳希哲狂草雖云出自伯高藏真而略無遠韻但可驚諸凡夫華亭出而明之書法一變矣

永興書渾厚北海則以頓挫見長雖本原同出大令而門戶迥別趙集賢欲以永興筆書北海體遂致兩失集賢臨智永千文乃是當行可十得六七矣本朝書家姜湛園最爲娟秀近時劉諸城醇厚有六朝人遺意但未縱逸耳香泉天瓶當時並負盛名而凡骨未換較之明季孫文介倪文正諸公不逮遠矣

余友錢魯斯以書名海內四十餘年初學董香光繼學李北海後乃出入顏清臣蘇子瞻黃魯直能掃盡世俗謬種流傳見解可謂書之豪傑惜其未參

褚河南楊少師筆意氣息稍粗而有時肌理細膩則又涉於凡豔書品不無小減耳然其沈著痛快固是一時無兩

魯斯嘗謂余云作書草率最難余初不解其說後學懷素小千文略得草率之意學右軍十七帖則又不見所謂草率者於魯斯之說仍不能無疑近學楊景度步虛詞乃知草率者細淨之至也恨不能起魯斯而一問之耳

十年前余在揚州與安吳包慎伯論書慎伯不喜平原坐位帖而余極好之然余學書在慎伯後未敢與之爭近慎伯來陽羨與余復相見論書亦推服顏行自悔前言之失示余以所著述書一篇妙論層出予所見能書之士未有若慎伯之通識也惟於魯斯多微詞且不無過當語倫所謂責備賢者之意耶

慎伯論書於唐人後推東坡思白二家其言以爲東坡雄逸思白簡淡非餘子所及此見極與余合慎伯又云學蘇須汰其爛漫學董須避其刁疎汰爛漫則雄逸始顯避刁疎則簡淡乃真斯固然矣予謂爛漫刁疎在彼二家病處亦覺其妍但恐學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可不知耳

人於鄉先輩不能無私魯斯愛憚南田書謂其意趣勝香光自成過論南田所用只是河南一家法香光能集會稽平原少師諸家之長決非南田所及近見玉石谷書淳古似楊忠愍而不以書名想亦爲畫所掩耶

慎伯謂自楊少師後遂無有能作小楷者論亦過高米海岳九歌趙松雪黃庭內景經皆能不失六朝人遺法但其他書不能稱是遂爲識者所輕文徵仲黃庭經亦與右軍原書酷似但恨用筆太工巧耳

惲南田云褚米一家書學米先須從褚入余謂學褚有得自可不須學米米小行楷書固出於登善亦只哀册一種耳若枯樹賦公孫宏傳贊蕭淡之筆海岳終身不解也東坡金山詩出入河南少師平原真有淡不可收之妙非海岳嬋娟羅綺之比慎伯謂宋賢惟東坡具神解斯言得之矣

明人中學魯公者無過倪文正學少師者無過董文敏作者雖多兩雄爲最矣爲二公開先者其惟楊忠愍乎董香光論書盛推米海岳海岳行草力追大令文皇以馳騁自喜而不能掩其怒張之習香光平淡似爲勝之近時諸城學香光而益加道厚然略不肯馳騁遂極詆海岳書家所見不同如此孰爲正其是非耶

米元章云草書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此論極是然唐人草書無不學大

令者大令狂草盡變右軍之法而獨闢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姚刑部姬傳謂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所不可可稱妙論余謂大令草書雖極力奔放而仍不失清遠之韻伯高藏真筆力雖雄清韻已失學之者愈似而愈離黃涪翁所云高閑以下但可張之酒肆也元章力追大令而就其合作僅堪與孫虔禮抗衡以爲入晉人之室則猶未耳

董香光云學柳誠懸小楷書方知古人用筆古淡之法孫退谷侍郎謂董公娟秀第囿于右軍未若柳之脫然能離予謂柳書佳處被退谷一語道盡但娟秀二字未足以概香光孫虔禮書譜云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此香光之所以得宗於右軍也

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逞姿媚書家之病昔人論之詳矣退之性不喜

書固未知右軍書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揚之語耳後人誤看遂若右軍之書真逞姿媚而欲以吳興直接右軍非惟不知右軍之書亦并未解昌黎詩意矣孫退谷以華亭娟秀謂圍於右軍已非篤論况欲以吳興姿媚當之耶

劉諸城云松雪自當爲一大宗旣或未厭人意然究無以易之此就元人而論謂鮮于康里諸公皆非松雪之匹耳若以辭害意而欲遂以松雪嗣統二王豈以諸城之智而出此耶

李西臺肥而俗僅勝周越耳其時蔡蘇未出遂擅書名東坡筆力雄放逸氣橫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氣節事事皆爲第一流餘事作書便有俯視一切之概動於天然而不自知吳匏菴亦步亦趨尙未足以語於離形得

似之妙也

余見坡公法書定以金山詩爲最蓋公書務顯筆力亦恨太盡耳然學未到沈著痛快地位而遽求含蓄雖日習右軍之書亦只如優孟之似孫叔敖而已竟何益哉

昔人評歐陽率更書如金剛努目大士揮拳虞永興能中更能妙中更妙二家之書余實未敢定其優劣涿鹿馮銓謂虞則内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此言非也歐亦剛柔内含學歐而不得其筆乃有露骨之病學虞而不得其筆又豈無肉重之失耶

慎伯謂平原祭姪稿更勝坐位帖論亦有理坐位帖尙帶矜怒之氣祭姪稿有柔思焉藏憤激於悲痛之中所謂言哀已歎者也

張司寇書名最烜赫其筆力沈鷲洵足追步香光而氣韻遠不逮矣姜洪園何義門氣韻與香光爲近而筆力又不足以副之甚矣斯事之難也

東坡自云余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放似楊風子東坡於少師似非形似觀其筆勢殆可伯仲君謨學平原而出以恬和能入雅恬亦近俗較之東坡殊爲遜矣

學楊少師書如讀周秦諸子乍看若散漫無紀細玩却自有條理可尋於詩則陶靖節也王右軍如史記之文變化皆行於自然其於詩則無名氏之十九首也

董思翁云作字須求熟中生此語度盡金針矣山谷生中熟東坡熟中生君謨元章亦尙有生趣趙松雪一味純熟遂成俗派惟黃庭內景經生意適出

絕不類松雪書而世亦無問津者

松雪行書以天冠山爲最北海肖子也世人豔稱民瞻十札已屬次乘梅花詩則自儷無譏矣

吾鄉蔣盤初先生書兼用永興河南法品格最近蔡端明草書學藏真而少加收歛位置當在祝希哲上吳大來以平原爲宗書特蒼鬱曹洪思稍嫌單薄而意趣頗似楊少師如陽羨茶味雖不濃而色香殊勝

戲鴻堂所收玉潤帖當是元章贗作香光中歲於元章書有偏嗜故往往爲所蒙蔽而諸家石刻所收晉唐人名跡亦惟元章贗本爲多

明自嘉靖以後士夫書無不可觀以不習俗書故也張果亭王覺斯人品類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而廢之

李懷琳絕交書草法出於大令而未得其筆鮮于太常小楷亦娟秀不俗行草學懷琳而彌不逮然太常在當時已擅盛名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詎不信歟

唐人之書法嚴而力果然韻趣小減矣予謂二王以後趣莫深於少師韻莫勝於東坡可以補唐人所未足

山谷小行書自佳蓋亦從平原少師兩家得力故足與坡公相輔大字學瘞鶴銘骨體峭快而過於豪放亦成一種習氣學者貴於慎取不可遂爲古人所欺

余年三十餘始留意書學即好東坡思白二家然苦無入處學淳化閣帖愛大令文皇之馳騁自得而益迷其源自是汎濫於唐宋元明諸家十有餘年

而私心所好仍在東坡思白世人賤近貴遠以時代判優劣輒卑視二家而卑無高論者則又以趙松雪爲羲皇上人而已近聞慎伯之論予所信益堅慎伯又導余學楊少師步虛詞日習一過覺於蘇董二家意趣時有所會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近人之書劉諸城渾厚醅實自足名家而仁和蔣山堂古秀在骨幾欲突過諸城山堂作書如以墨汁傾紙上又時似枯籐之掛壁思翁暮年神境也世人於筆法墨法皆所不講而務求勻稱見此等妙蹟鮮不咄怪有志之士所以窮老盡氣於荒江老屋中惟求有以自信而不肯輕爲人應酬筆墨也十數年前見吾鄉吳味泉書輒愛玩不能釋手以其熟於二王草法也近覺其有不足處蓋行筆學平原而未能透露香色反不若洪斯

學趙松雪不得真蹟斷無從下手即有真蹟臨摹亦須先植根柢昔之學趙者無過祝希哲文徵仲希哲根柢在河南北海二家徵仲根柢在歐陽渤海此如學六朝駢儷文須先讀得漢書也豈惟松雪不可驟學即學元章思白亦易染輕綺之習魯斯嘗云不學唐人終無立脚處誠哉斯言

書家貴下筆老重所以救輕靡之病也然一味蒼辣又是因藥發病要使秀處如鐵嫩處如金方爲用筆之妙臻斯境者董思翁尙須暮年而可易言之耶余學書幾二十年所歷者皆世人嗤笑唾棄之境而又不肯安於小成故數數從業至今日乃覺有悟入處倘亦禪家所謂漸修頓證之候乎然質既鶩弱功力尙淺能知之而不能至之而二三同志年齒後於余者以予爲識途之馬相從講論異時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余言證所得而信其不誣則

余二十年來所費日力不爲虛枉矣

予昔家居作此初脫稿爲門人程子香取去裝成長卷其後薛畫水太守見而欲得之子香不肯與別錄楷書一本贈焉今藏於畫水之如執燭齋者子香遺墨也子香卒後予手稿不知爲何人所得矣道光辛卯在四明館中理舊篋得門人康康侯爲予所錄本復自書一過追思往事忽忽十有餘年而予以臂痛廢學亦且十年年愈增歲月愈促老大無成彌用自媿而已

初月樓論書隨筆終

雨窓漫筆

太倉王原祁麓臺著

論畫十則

六法古人論之詳矣但恐後學拘局成見未發心裁疑義揣翻成邪僻今將經營位置筆墨設色大意就先奉常所傳及愚見言之以識甘苦後有所得當隨筆錄出

明末畫中有習氣惡派以浙派爲最至吳門雲間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質本溷淆以訛傳訛竟成流弊廣陵白下其惡習與浙派無異有志筆墨者切須戒之

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作畫於擲管時須要安閒恬適掃盡俗腸默對素幅

凝神靜氣看高下審左右幅內幅外來路去路胸有成竹然後濡毫吮墨先定氣勢次分間架次布疎密次別濃淡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到渠成天然湊拍其爲淋漓盡致無疑矣若毫無定見利名心急惟取悅人布立樹石逐塊堆砌扭捏滿幅意味索然便爲俗筆今人不知畫理但取形似筆肥墨濃者謂之渾厚筆瘦墨淡者謂之高逸色豔筆嫩者謂之明秀而抑知皆非也總之古人位置緊而筆墨鬆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於此留心則甜邪俗賴不去而自去矣

畫中龍脈開合起伏古法雖備未經標出石谷闡明後學知所矜式然愚意以爲不參體用二字學者終無入手處龍脈爲畫中氣勢源頭有斜有正有渾有碎有斷有續有隱有現謂之體也開合從高至下賓主歷然有時結聚

有時澹蕩峰回路轉雲合水分俱從此出起伏由近及遠向背分明有時高聳有時平修欹側照應山頭山腹山足銖兩悉稱者謂之用也若知有龍脈而不辨開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勢知有開合起伏而不本龍脈是謂顧子失母故強扭龍脈則生病開合偏塞淺露則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則生病且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幅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過接映帶間制其有餘補其不足使龍之斜正渾碎隱現斷續活潑潑地於其中方爲真畫如能從此參透則小塊積成大塊焉有不臻妙境者乎

作畫但須顧氣勢輪廓不必求好景亦不必拘舊稿若於開合起伏得法輪廓氣勢已合則脈絡頓挫轉折處天然妙景自出暗合古法矣畫樹亦有章法成林亦然

臨畫不如看畫遇古人真本向上研求視其定意若何結構若何出入若何偏正若何安放若何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必於我有一出頭地處久之自與脗合矣

古人南宋北宋各分眷屬然一家眷屬內有各用龍脈處有各用開合起伏處其氣味得力關頭也不可不細心揣摩如董巨全體渾淪元氣磅礴令人莫可端倪元季四家俱私淑之山樵用龍脈多蜿蜒之致仲圭以直筆出之各有分合須探索其配搭處子久則不脫不粘用而不用不用而用與兩家較有別致雲林纖塵不染平易中有矜貴簡畧中有精彩又在章法筆法之外爲四家第一逸品先奉常最得力倪黃曾深言源委謹識之爲鑒賞之助用筆忌滑忌頓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淨而膩忌叢雜而亂又不可

有意著好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迫田磊入濃淡落者存之甜俗者刪之纖弱者足之板重者破之又須于下筆時在著意不著意間則觚稜轉折自不爲筆使

用墨用筆相爲表裏五墨之法非有二義要之氣韻生動端在是也設色即用筆用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今人不解此意色自爲色筆墨自爲筆墨不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惟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而已惟不重取色專重取氣於陰陽向背處逐漸醒出則色由氣發不浮不滯自然成文非可以躁心從事也至於陰陽顯晦朝光暮靄穉容樹色更須于平時留心澹妝濃抹觸處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矣

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爲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

綿裹有鍼虛實相生古來作家相見彼此合法稍無言外意便云有儉夫氣
學者如己入門務求竿頭日進必於行間墨裏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
能方具宋元三昧不可稍自足也

雨窗漫筆終

麓臺題畫稿

太倉王原祁茂京著

題丹思畫册做叔明

畫如四始與六義未掃俗腸便爲累青山幻出平中奇剛健婀娜審眞僞此
理山樵深得之扛鼎力中有嫵媚老而篤好不知疲譬如小戶飲輒醉寫以
贈君君一噓僧寮又聽鐘聲至

做黃子久筆爲張雨蔭作

西嶺春雲余聞粵西多山少水拔地挿天與此迥別及于此者寒山流水另
有一番登臨氣象矣大癡得董巨三昧平淡天真不尙奇峭意在富春鳥目
閒也吟樵奉命遠行出守大郡囑余做此置行篋中攬峯巖之獨秀思湖山

之佳麗兩者均有得也特慚筆墨癡鈍不足爲燕寢凝香之用耳

題做大癡巨幅 爲李憲臣作

余見子久大幅一爲浮巒暖翠一爲夏山圖筆墨位置盡發其蘊余向欲採取二軸運以體裁彙成結構以腕弱思淺動而輒止未能與之鑿戰也憲臣先生與予同事數年惻惻無華氣誼敦洽予之知音也向以此見委怯於作大幃遲回久之邇來功力稍進不敢匿醜經營慘澹者一載餘矣今奉命爲粵東之行迫促難辭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何以副好友之意乎急作此圖歸之行篋中以供清玩予老來樂而不倦南華羊城多奇山先生歸述所見予將爲先生再索枯腸千巖萬壑別開生面藝苑中亦一美談也書之以爲後

訂

煙櫛秋爽做荆關金明吉求

元季四家俱宗北宋以大癡之筆用山樵之格便是荆關遺意也隨機而趣生法無一定邱壑煙雲惟見渾厚磅礴之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用淺絳色而墨妙愈顯剛健婀娜隱躍行間墨裏不謂六法中道統相傳不可移易如此若以臆見窺測便去千萬里爲門外僮父不獨逕庭而已明吉以小卷問畫余爲寫荆關秋色并以源流告之并囑質之識者以余言爲不謬否

做梅道人筆司民求

世人論畫以筆墨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置從位置而加皴染略一任意便疥癩滿紙矣每于梅道人有墨豬之誚精深流逸之致茫然不解何以得古人用心處余急于此指出得其三昧即得北

宋之三昧也

做小米筆 爲司民作

米家畫法品格最高得其衣鉢惟高尙書有大乘氣象元人中如方方壺郭天錫皆具體而微者也庚寅春莫夏初余在暢春入直晨光晚色諸峯隱現出沒有平淡天真之妙方信南宮遺墨得此中真髓揣摩成圖可以忘倦可以忘老諸方評論云可與北苑頡頏雖大癡山樵猶遜一格不虛也

奇蹟微黃 奪久爲宗室柳泉作

清光咫尺五雲閒刻意臨摹且閉關漫學癡翁求粉本富春依舊有青山大癡畫至富春長卷筆墨可謂化工學之者須以神遇不以迹求若于位置皴染研求成法縱與子久形模相似落落從上諸大家不若是之拘也此圖

成後偶有會心處向上拈出平淡天真之妙可深參而得之

題做大癡筆爲毗陵唐益之作

要做元筆須透宋法宋人之法一分不透則元筆之趣一分不出毫釐千里之辨在此子久三昧也益翁文章政事之餘旁及藝事筆墨一道亦從家學得之相值都門論心深爲契合今將製錦南行矣寫此奉贈

做大癡秋山

大癡愛佳山水至虞山見其頗似富春遂僑寓二十年湖橋酒餅至今猶傳勝事吾谷楓林爲秋山之勝癡翁一生筆墨最得意處所謂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于此可見古人之匠心矣余侍直辦公之暇偶作此圖有客從虞山來遂以持贈質之具眼有少分相合否

做大癡爲錢長黃之任新安作

新安形勝地也余前至秦中驅車過洛陽渡伊洛四圍山色峻嶒巨石俯瞰
河流曲折迤邐者數里方知大癡浮巒暖翠天池石壁二圖之妙過此而新
安至矣今長黃官于茲土與崔峒寒山流水之句恰相符合可不作此爲賀
乎此行身在畫圖中而又領略詩意古稱花縣何以過之發軔可以卜報最
也請以拙筆爲左券

做黃大癡長卷爲鄭年上作

畫法莫備于宋至元人接挾其義蘊洗發其精神實處轉鬆奇中有淡而真
趣乃出四家各有真髓其中逸致橫生天機透露大癡尤精進頭陀也余弱
冠時得先大父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于子久爲專師今五十年矣凡用

筆之抑揚頓挫用墨之濃淡枯濕可解不可解處有難以言傳者余年來漸覺有會心處悉于此卷發之藝雖不工而苦心一番甘苦自知謂我似古人我不敢信謂我不似古人我亦不敢信也究心斯道者或不以余言爲河漢耳

做大癡爲漢陽郡守郝子希作

筆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曠中有真摯則性情終不出也余與子希先生論交垂三十年回思渚陽襄國時政事之暇較藝論文流連無虛日年來又同官于京過從爲更密矣先生出守漢陽以畫屬余蹉跎年久終未踐約猶幸筋力未衰可以應知己之命庚寅秋日久雨初晴辦公稍暇鍵戶息機吮筆揮毫者數日方成此圖雖未敢與作家相見而解衣礮磚以研求之思發者

非之筆間亦有得力處也因風郵寄以誌遠懷

傲梅道人爲雪巢作

余憶戊寅冬從豫章歸溪山回抱村墟歷落頗似梅道人筆刻意摹倣未能
夢見十餘年來心神間有合處方信古人得力以天地爲師也雪巢大弟就
幕閩中此行爲道所必經奚囊中試攜此圖渡錢塘江過江郎山踰仙霞嶺
時一展觀亦有一二脗合處否

傲大癡

畫中設色之法與用墨無異全論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氣故墨中有色色
中有墨古人眼光直透紙背大約在此今人但取傅彩悅目不問節腠不入
窾要宜其浮而不實也余作此圖偶有所感遂弁數語于首

做大癡九峰雪霽 爲張樸園先生作

畫中雪景唐以前但取形似而已氣韻生動自摩詰開之至宋李營邱畫法大備雪景之能事畢矣大癡不取刻畫平淡天真別開生面此又一變格也余有雪景未經攻苦諸家雖曾探索終未夢見此圖應樸園先生之命客冬至秋經營礧礧乘興渲染冀得匠心之作而手與心違即於子久專師以宋法未合觚稜轉折處每爲筆使何以得其三昧乎質之識者幸有以教我

做大癡 爲顧天山作

余與南原年道兄訂交已十年矣南兄詩文士林推重余一見心折間一出餘技點染山水與倪黃心傳若合符節其天資筆力迥異尋常畫史也篆學不輕示人近余始得三四石刻渾脫流麗精嚴高古無美不備遠宗文三橋

近師顧雲美更有出藍之妙猶憶甲寅秋步月虎邱與雲美相遇談心甚洽
囑留塔影園一日以二章易余便面寶惜者三十餘年正慮其漫漶失真得
南兄重開生面方信知過於師矣南原酷嗜余筆因追昔年佳話促余作此
圖即用新章亦不可不記也

做設色大癡

爲賈毅庵作

畫法與詩文相通必有書卷氣而後可以言畫石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
宋以來悉宗之若不知其源流則與販夫牧豎何異也其中可以通性情釋
憂鬱畫者不自知觀畫者得從而知之非巨眼卓識不能會及此矣毅庵博
學好古於拙筆有癖嗜余不敢自任而不能却其請爲做大癡筆意其中妍
媸知者自能辨之

做設色倪黃

壬辰春正望後燈事方闌料峭愈烈銜盃呵凍放筆作此圖似有判關筆意而風趣用元人本色此倪黃窠臼未能純熟脫化也傳以淺色恐益增其累耳

題做大癡筆己丑年二月十一日畫歸經文子

古人用筆意在筆先然妙處在藏鋒不露元之四家化渾厚爲瀟灑變剛勁爲和柔正藏鋒之意也子久尤得其要可及可到處正不可及不可到處箇中三昧在深參而自會之

送勵南湖畫冊十幅做宋元諸大家

畫雖一藝而氣合書卷道通心性非深於契合者不輕以此爲酬酢也宋元

諸家俱有源委其他投贈無不寄託深遠做其意者曠然有遐思焉而後可
以從事南湖先生與余同直暢春積有歲月著作承明揚挖風雅先生之所
以自得與余之所以受教於先生者久欲傾倒戊子冬日值其四十懸弧之
辰非平常祝嘏之詞所能盡也東坡詩云我從公遊非一日不覺青山映黃
髮爰寫一冊以誌岡陵之盛云

題做萬壑松風丹思三十幅之一

萬壑松風百灘流水意在機先筆隨心止聲光閃爍宋人之髓溯流董巨六
法如是松雪偶題莫辨朱紫標識輝煌千秋有美須審毫釐莫別遠邇極深
研幾竿頭一緹此圖以趙松雪題董宗伯遂目爲趙作識者駁之至今爲疑
余以爲此賞鑒家之言若論畫法惟求宗旨何論宋元茲特取畫中之意寫

出示丹思以見羹牆寤寐云

題做范華原三十幅之一

終南巨地脈遠翠落人間馬跡隨雲轉客心入嶂閒晴沙橫古渡樹葉滿深山領畧高秋意歸來但閉關余癸酉秦中典試路經函谷太華直至省會仰眺終南山勢雄傑真百二氣象也海澱寓窓追憶此景輒做范華原筆意而繼之以詩

畫設色高房山三十幅之一

房山畫法傳董米衣鉢而自成一家又在董米之外學者竊取氣機刻意摹倣已落後一著矣嘗讀雪竇頌古云江南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屣夜塘水解此意者可以學房山即可以學董米也

做松雪大年筆意爲服尹作

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此昌黎詩也余和樹百弟一絕句以廣其後二語
有合處因做松雪大年筆意并錄拙詠於後眼飽長安花欲燃卻教愁絕路
三千竹深處處鶯啼綠輸與江南四月天

題畫做王叔明長卷 武清三弟

都城之西層峰疊翠其龍脈自太行蜿蜒而來起伏結聚山麓平川回環幾
十里芳樹甘泉金莖紫氣瑰麗鬱蔥御苑在焉得茅茨土堦之意而仍有蓬
萊園苑之觀置身其際盛世之遭逢也余忝列清班簪筆入直晨光夕照領
略多年近接禁地之清華遠眺高峯之爽秀曠然會心能不濡毫吮墨乎有
真山水可以見真筆墨有真筆墨可以發真文章古人如是景行而私淑之

庶幾其有得焉此圖經年而成頗費經營識者流覽此中瑕瑜應有定鑒耳

康熙戊子長夏
題於海甸寓直

題做大癡手卷

董巨畫法三昧一變而爲子久張伯雨題云精進頭陀以巨然爲師真深知子久者學古之家代不乏人而出藍者無幾宋元以來宗旨授受不過數人而已明季一代惟董宗伯得大癡神髓猶文起八代之衰也先奉常親炙于華亭于陡壑密林富春長卷爲子久作諸粉本中探驪得珠獨樹生面余少侍先大父得聞緒論又酷嗜筆墨東塗西抹將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敢似古人然求出藍之道終不可得也又今人多喜談設色然古人五墨法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荒率蒼莽之致非可學而至余故數年前作此長

卷久弄未出今敢以公諸同好

題做淡墨雲林

做雲林筆最忌有儉父氣作意生淡又失之偏枯俱非佳境立臺時從大意看出皴染時從眼光得來庶幾于古人氣機不大相逕庭矣

題做梅道人長卷

畫有五品神逸爲上然神之與逸不能相兼非具有扛鼎之力貫虱之巧則難至也元季梅道人傳巨然衣鉢余見溪山無盡關山秋霽二圖皆爲得其髓者余初學之茫然未解旣而知循序漸進之法體裁以正其規渲染以合其氣不懈不促不脫不粘然後筆力墨花油然而生今人以潑墨爲能工力爲上以爲有成法此不知庵主者以爲無成法亦不知庵主者也于此研求

庶幾于神逸之門不至望洋明季惟白石翁最得梅道人法詩云梅花庵主
墨精神七十年來未用真可謂深知而篤信者矣

題學思翁倣子久法

董宗伯畫不類大癡而其骨格風味則純乎子久也石谷子嘗與余言寫時
不問粗細但看出進大意煩簡亦不拘成見任筆所之由意得情隨境生巧
氣韻一來便止此最合先生後熟之意余作此圖以斯言弁其首

題倣趙大年推蓬四頁之一

惠崇江南春寫田家山家之景大年畫法悉本此意而纖妍淡冶中更開跌
宕超逸之致學者須味其筆墨勿但于柳暗花明中求之

題倣董巨筆

畫之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余少侍先奉常并私淑思翁，近始略得津涯。方知初起處從無畫看出，有畫即從有畫看到，無畫爲成性存誠宗旨。董巨得其全，四家具體故亦稱大家。

題做小米筆

山水蒼茫之變化，取其神與意。元章峰巒以墨運點，積點成文，呼吸濃淡，進退厚薄，無一非法。無一執法，觀米家畫者，止知其融成一片，而不知條分縷析，中在在皆靈機也。米友仁稱爲小米，最得家傳結構。比老米稍可摹擬，而古秀另有風韻，猶書中羲獻也。宋太宰爲收藏名家，聞有名畫，余未之見。爾載世兄以同里得觀，囑筆亦做米意。余未經寓目，古人神髓豈能夢見，以意爲之，聊博噴飯可爾。

做大癡設色秋山與向若

大癡秋山向藏京口張修羽家先奉常曾見之云氣運生動墨飛色化平淡天真包含奇趣爲大癡生平合作目所僅見與朝以來查不可即如阿閃佛光一見不復再見幾十年間追憶祖訓回環夢寐茲就見過大癡各圖參以管見點染成文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不至與癡翁大相逕庭耳

題做梅道人與陳七

筆不用煩要取煩中之簡墨須用淡要取淡中之濃要于位置間架處步步得肯方得元人三昧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雖渲染周緻終屬隔膜梅道人潑墨學者甚多皆粗服亂頭揮灑以自鳴其得意于節節肯綮處全未夢見無怪乎有墨豬之誚也已丑中秋乍霽新涼與會所適因作是圖并書以弁

其首

做設色小米

宋元各家俱于實處取氣惟米家于虛中取氣然虛中之實節節有呼吸有照應靈機活潑全要于筆墨之外有餘不盡方無窒礙至色隨氣轉陰晴顯晦全從眼光體認而出最忌執一之見粗豪之筆須細參之

做大癡秋山

己丑九月之杪寒風迅發秋雪滿山黃葉丹楓翠巖森列動學士之高懷感騷人之離思正其時也余以清署公冗久疎筆硯今將入直興復不淺作秋山圖寓意上林簪筆與湖橋縱酒處境不同而心跡則一識者取其意恕其學可爾

傲梅道人

貧且勞人之所惡也然爲貧與勞之所役以之移性情墜意氣則與道漸遠無以表我之真樂矣余碌碌清署補衣節食忘老辦公時以典禮候直寄跡蒲寺篝燈揮灑長箋短幅不問所從來偶憶古人得意處放筆爲之夜分樂成欣然就寢一枕黑甜不知東方之既白矣因傲梅道人筆識之

題傲大癡水墨長卷

筆墨一道用意爲尙而意之所至一點精神在微茫些子間隱躍欲出大癡一生得力處全在于此畫家不解其故必曰某處是其用意某處是其着力而于濡毫吮墨隨機應變行乎所不得行止乎所不得止火候到而呼吸靈全幅片段自然活現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茫然未之講也毓東于六法中

揣摩精進論古亦極淹博余慮其執而未化也偶來相訪而拙卷適成遂以此言告之恍然有得從此以後眼光當陵轢諸家以是言爲左券

畫家總論題畫呈八叔

畫家自晉唐以來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丞始發其蘊至宋有董巨規矩準繩大備矣沿習既久傳其遺法而各見其能發其新思而各覩其格如南宋之劉李馬夏非不驚心炫目有刻畫精巧處與董巨老米之元氣磅礴則大小不覺逕庭矣元季趙吳興發藻麗于渾厚之中高房山示變化于筆墨之表與董巨米家精神爲一家眷屬以後黃王倪吳闡發其旨各有言外意吳興房山之學方見祖述不虛董巨二米之傳益信淵源有自矣八叔父問南宗正派敢以是對并寫四家大意彙爲一軸以作證明若可留諸清秘

公餘擬再作兩宋兩元爲正宗全觀冀畧存古人面目明未識有合法鑒否推
篷係宣和裱法另橫一紙于前并題數語此畫始于壬辰夏五至癸巳六月
竣事

做設色大癡長卷

古人長卷皆不輕作必經年累月而後告成苦心在是適意亦在是也昔大
癡畫富春長卷經營七年而成想其吮毫揮筆時神與心會心與氣合行乎
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絕無求工求奇之意而工處奇處斐亶于筆墨之
外幾百年來神彩煥然余前日于司農處獲一寓目頓覺有會心處方信妙
境亦無多子也雲徵不學畫而性喜畫每以論文之法論畫教學相長無倦
也更喜觀余潑墨侍側竟日不移非深知篤好者能如是乎余故爲作長卷

雲徵有館課余點染時輒來指摘微茫推求精奧余恐其妨帖括之功亦時作而時輟竟歷三四年之久余心思學識不逮古人然落筆時不肯苟且從事或者子久些子腳汗氣于此稍有發現乎識之以博一粲

傲王叔明 爲周大酉作

元畫至黃鶴山樵而一變山樵少時酷似趙吳興祖述輞川晚入董巨之室化出本宗體縱橫離奇莫可端倪與子久雲林仲圭相伯仲迹雖異而趣則同也今人不解其妙多作奇幻之筆愈趨而愈遠矣癸巳秋日大酉從潞河來偶談山樵筆墨寫以歸諸奚蘧周兄將爲岳遊攜杖著屐水濱木末出是圖觀之未必無契合處也亦可以解好奇之惑矣

題做大癡設色秋山 爲鄒拱宸作

大癡秋山余從未之見先大父云于京口張子修羽家曾寓目爲子久生平第一數十年時移物換此畫不可復覩藝苑論畫亦不傳其名也癸巳九秋風高木落氣候蕭森拱宸將南歸余正值悲秋之際有動于中因名之曰做大癡秋山不知當年真虎筆墨何如神韻何如但以余之筆寫余之意中間不無悠然以遠悄然以思爲秋水伊人之句可也

爲凱功掌憲寫元季四家

余二年前奉命修書畫譜見大癡論畫二十則不出宋人之法但于林下水邊沙磧木末極閒中輒加留意歸于無筆不露無筆不趣在宋法又開生面矣余幼學于先奉常贈公久而得其藩翰見此二十則方知子久得力處益信華亭宗伯及先奉常所傳爲不虛也

題做子久

王叔明筆酷似其舅趙吳興進

而學王摩詰得離奇奧窈之妙晚年墨法純師董巨一變而爲本家體人更莫可端倪師之者不泥其迹務得其神要在可解不可解處若但求其形云某處如何用筆某處如何用墨造出險幻之狀以之驚人炫俗未免邈若河漢矣

題做黃鶴山樵

北宋高人三昧惟梅道人得之以其傳巨然衣鉢也與盛子昭

同里閉而居求盛畫者填門接踵庵主惟茅屋數椽閉門靜坐人有言者笑而不答五百年來重吳而輕盛洵乎筆墨有定論也然人但知其淋漓揮灑不知其剛健而兼婀娜之致亦未思一笑之故耳

題做梅道人

宋元諸家各出機

杼惟高士一洗陳迹空諸所有爲逸品中第一非剽爲是法也于不用工力之中爲善用工力者所莫能及故能獨臻其妙耳董宗伯題倪畫云江南士大夫家以有無爲清俗余邈來苦心揣摩終未能得其神理有無清俗之言

洵不虛也

題做
雲林

做黃子久設色爲沛翁殷大司馬作

畫自家右丞以氣韻生動爲主遂開南宗法派北宋董巨集其大成元高趙暨四家俱宗之用意則渾樸中有超脫用筆則剛健中含婀娜不事粉飾而神彩出焉不務矜奇而精神注焉此爲得本之論也沛翁以政事鉅公爲風雅宗盟其識力必有大過人者每見必惓惓下問余雖鈍拙不敢自匿竭其薄技幸有以教之

做設色大癡秋山

六法一道非惟習之爲難知之爲最難非惟知之爲難行之爲尤難也余于此中磨鍊有年方知古人成就一幅必簡鍊以爲揣摩于清剛浩氣中具有

一種流麗斐亶之致非可以一蹴而至學大癡者宜深思之

做大癡筆爲輪美作 癸巳夏五月寫時年七十有二

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甚爲古今畫家下箴砭也大癡論畫有二十餘條亦是此意蓋山無定形畫不問樹高卑定位而機趣生皴染合宜而精神現自然平淡天真如篆如籀蕭疎宕逸無些子塵俗氣豈筆墨章程所能量其淺深邪輪美問畫于余余以此告之即寫是畫以授之意欲于大癡心法竊效一二耳雖然畫家工力有不得不形似者遇事遇時摹擬刻畫以傳盛事方見發皇蹈厲之妙但得意得氣得機則無美不臻矣誰知之而誰信之輪美亦極于此中留心勉旃勉旃

又做大癡設色 爲輪美作

大癡畫以平淡天真爲主有時而傅彩粲爛高華流麗儼如松雪所以達其
渾厚之意華滋之氣也段落高逸模寫瀟灑自有一種天機活潑隱現出沒
于其間學者得其意而師之有何積習之染不清細微之惑不除乎余弱冠
時得聞先贈公大父訓迄今五十餘年矣所學者大癡也所傳者大癡也華
亭血脈金鍼微度在此而已因知時流雜派僞種流傳犯之爲終身之疾不
可嚮邇特作此圖以授輪美知其有志探索又明慧過人自能爲宋元大家
開一生面無負我意勉旃勉旃

做設色倪黃爲劉懷遠作

聲音一道未嘗不與畫通音之清濁猶畫之氣韻也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
也音之出落猶畫之筆墨也劉兄懷遠于吳中少有盛名遊于省會自齊魯

而迄京師所至俱推絕詣余觀其爲人靜深有致無刻不辨宮商別聲調間一出其技舉坐傾倒公卿大夫俱爲美談非思深而力到能至此乎余性不耐與人畫至懷遠而不覺技癢亦宗先反後和之意也

大橫披做設色大癡

爲明凱功作時年七十有三

余于筆墨一道少成若天性本無師承誦讀之暇日侍先大父贈公得聞緒論久之于宋元傳授貫穿處胸中如有所撥發之以學文推之以觀物皆用此理每至無用心處閒一揮灑成片幅便面無求知于人之心人亦不吾知也甲午秋間奉命入直以草野之筆日達于至尊之前殊出意外生平毫無寸長稍解筆墨皇上天縱神靈鑒賞于牝牡驪黃之外反復益增惶悚謹遵先賢遺意吾斯之未能信而已都門風雅宗匠所集間有知我者余不敢

自諉亦不敢自棄竭其薄技歸之清秘以供捧腹不敢以此求名邀譽也

擬設色雲林小幅

學畫至雲林用不著一點工力有意無意之間與古人氣運相爲合撰而已
至設色更深一層不在取色而在取氣點染精神皆借用也推而至于別家
當必精光四射磅礴于心手其實與着意不着意處同一得力學者無過用
其心亦無誤用其心庶幾近之

倣倪黃設色小卷 爲司民作

司民少有文譽奕更擅場自丁丑夏至婁館于余家數年余試以畫叩之若
金石之于節奏林泉之于聲響無不應也余方知斯理可以一貫無怪乎司
民之奕所至輒傾倒也庚寅秋入楚睽闕者五年今復來京奕學更進畫理

明了不減于昔爲人風雅驚座殆又過之以後相識滿天下見其風韻猶存恨知心之晚耳作是卷以贈之

傲黃鶴山樵巨幅山水 寄依文

黃鶴山樵元四家中爲空前絕後之筆其初酷似其舅趙吳興從右丞輞川粉本得來後從董巨發出筆墨大源頭乃一變本家法出沒變化莫可端倪不過以右丞之體推董巨之用而學者拘于見聞謂山樵離奇天矯別有一種新裁而董巨之精神不復講求山樵之本領終歸鳥有于是右丞之氣運生動爲紙上浮談矣聞親家爲新安風雅巨擘今寓維揚意欲昌明斯道而慮振興之無人也飛書來問山樵筆并寄側理余就所見作此圖并以是語告之

題做董北苑 玉培贈司民

余從大癡入門漸有進步欲竟其學公餘輒究心董巨此得本莫愁末之意也先定體勢後加點染俱要以氣行乎其間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用筆運墨之間豈可以強而致躁而得邪玉培有佳紙藏弄數年出以索畫余亦經營經歲垂成而忽歸司民縑素輾轉各有所屬不可不紀其始末

題做黃大癡年七十三

大癡筆平淡天真峯巒渾厚全得董巨妙用余弱冠時即極力揣摹此中三昧終未夢見迄今垂五十年矣工力如覺稍進適秋暑漸退微雨初晴窗几間饒有幽致因作此圖未能仿佛萬一否康熙甲午新秋畫并題

題做高房山

大癡與房山本是一家眷屬取兩家之意成合作之法又爲一變局也總之筆墨一道用古不必太拘每作一圖必名之曰做某家與古人肯綮氣味毫不相涉則去古遠甚此幅與大癡用若離若合之意發渾厚華滋之氣不知於中有少分相合處假令二老見之能博其撫掌一笑否康熙壬辰中秋

題做范中立

范中立溪山行旅圖取正面雄偉見其巖巖氣象茲取側面亦是一法

麓臺題畫稿終

東莊論畫

太倉王 昱東莊著

余性無他嗜幼耽六法年弱冠時就正於家麓臺夫子猥蒙極口稱賞後負笈至都侍硯席獲聞緒論至詳且盡甲子長夏追憶師傳參以心得偶有所觸隨筆漫書爰作論畫三十則非敢云金鍼之在是學者由此參之庶不爲歧趨所惑爾

余侍麓臺夫子三年頗得其傳前此得知而不能行蓋未到熟外熟境地故胸中粘滯用意用筆終未得灑落之致雍正壬子秋七月抱疴臥床靜參畫理恍悟粘滯之非病起點染覺熟境漸臻如醉初醒如夢初覺吾師苦心指示而今方得真詮也

吾夫子自幼明敏初落筆便有書卷氣蓋生而知之直接董巨倪黃衣鉢常人由學而知必須讀書以明理游覽以廣識苦心探索循習有年亦可到神明地位

嘗聞夫子有云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有形處而在無形處余於四語獲益最深後學正須從此參悟

學畫所以養性情且可滌煩襟破孤悶釋躁心迎靜氣昔人謂山水家多壽蓋烟雲供養眼前無非生機古來名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槩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

士人作畫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識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隨手敷衍

學業精進全在乎此

畫中理氣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養心性則理正氣清胸中自發浩蕩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然後可稱名作

未動筆前須興高意遠已動筆後要氣靜神凝無論工緻與寫意皆然

學畫最要虛心探討不可稍有得意處便詡詡自負見人之作吹毛求疵惟見勝己者勤加諮詢見不如己者內自省察知有名蹟徧訪借觀嘯吸其神韻長我之識見而游覽名山更覺天然圖畫足以開拓心胸自然邱壑內融衆美集腕便成名筆矣

畫雖一藝其中有道試觀古人真蹟何等章法何等骨力何等神味學者能深造自得便可左右逢源否則紙成堆筆成冢終無見道之日耳

翰墨中面目各別宜其品有二元氣磅礴超凡入化神生畫外者爲上乘清氣浮動脈正律嚴神生畫內者次之皆可卓然成家名世傳世

作畫先定位置次講筆墨何謂位置陰陽向背縱橫起伏開合鎖結迴抱勾托過接映帶須跌宕舒卷自如何謂筆墨輕重疾徐濃淡燥濕淺深疎密流麗活潑眼光到處觸手成趣學者深明乎此下筆時自然無美不臻

氣骨古雅神韻秀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明此六者覺昔人千言萬語盡在是矣非坐破蒲團靜參默悟腕底豈能融會斯旨

未作畫前全在養興或觀雲泉或觀花鳥或散步清吟或焚香啜茗俟胸中
有得技癢興發即伸紙舒毫興盡斯止至有興時續成之自必天機活潑迴
出塵表

位置須不入時蹊不落舊套胸中空空洞洞無一點塵埃邱壑從性靈發出
或渾穆或流利或峭拔或疎散貫想山林真面目流露毫端那得不出人頭
地

運筆古秀着墨飛動望之元氣淋漓恍對嵐容川色是爲眞筆墨須知此種
神韻全從朝暮四時風晴雨雪雲烟變滅間貫想得來

絕處逢生禪機妙用六法亦然到得絕處不用着忙不用做作心游目想忽
有妙會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畫有邪正筆力直透紙背形貌古樸神彩煥發有高視闊步旁若無人之概
斯爲正脈大家若格外好奇詭僻狂怪徒取驚心炫目輒謂自立門戶實乃
邪魔外道也初學見識不定誤入其中莫可救藥可不慎哉

自唐宋元明以來家數畫法人所易知但識見不可不定又不可着意太執惟以性靈運成法到得熟外熟時不覺化境頓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數而自成家數矣

有一種畫初入眼時纔服亂頭不守繩墨細視之則氣韻生動尋味無窮是爲非法之法惟其天資高邁學力精到乃能變化至此正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淺學焉能夢到

又一種位置高簡氣味荒寒運筆渾化此畫中最高品也須絢爛之極方能到此

用筆要求轉束不可信筆蓋信筆則頓挫皆無力矣善於用筆者一轉一束皆成意趣

清空二字畫家三昧盡矣學者心領其妙便能跳出窠臼如禪機一棒粉碎
虛空

凡畫之起結最爲緊要一起如奔馬絕塵須勒得住而又有住而不住之勢
一結如萬流歸海要收得盡而又有盡而不盡之意

畫之妙處不在華滋而在雅健不在精細而在清逸蓋華滋精細可以力爲
雅健清逸則關於神韻骨格不可強也

寫意畫落筆須簡淨布局景務須筆有盡而意無窮

位置落墨時能於不畫煞處忽轉出別意來每多奇趣正如摩詰所云行到
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

麓臺夫子嘗論設色畫云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

起而對曰作水墨畫墨不礙墨作沒骨法色不礙色自然色中有色墨中有墨夫子曰如是如是

作畫時即偶然酬應皆不可輕率蓋每寫一圖必有着精神處蓋率意草草此最是病

巨幅工緻畫切忌鋪排用意處須十分含蓄而能氣足神完乃爲合作青綠法與淺色有別而意實同要秀潤而兼逸氣蓋淡妝濃抹間全在心得渾化無定法可拘若火氣眩目則入惡道矣

東莊論畫終

裝潢志

淮海周嘉胄江左著

聖人立言教化後人鈔卷雕板廣布海宇家戶頌習以至萬世不泯上士才人竭精靈于書畫僅賴楮素以傳而楮質素絲之力有限其經傳接非人以至兵火喪亂微爛蝨蝕豪奪計賺種種惡劫百不傳二于百一之中裝潢非人隨手損棄良可痛惋故裝潢優劣實名蹟存亡係焉竊謂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是以切切于茲探討有日頗得金針之秘乃一一拈志願公海內好事諸公有獲金匱之奇梁間之秘者欲加背飾乞先于此究心庶不虞損棄俾古蹟一新乃同再造則余此志也敢謂有補于同心冀欲策微勳于至藝以附冥契之私云

古蹟重裝如病延醫

前代書畫歷傳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苟欲改裝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則隨手而斃所謂不藥當中醫不遇良工寧存故物嗟乎上品名蹟視之匪輕邦家用以華國藝士尊之爲師師猶父也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寶書畫者不可不究裝潢

妙技

裝潢能事普天之下獨遜吳中吳中千百之家求其盡善者亦不數人往如湯強二氏無忝國手之稱後雖時不乏人亦必主人精審於中參究料用盡善一一從心乃得相成合美俾妙蹟投胎得所芳名再世功豈淺鮮哉

優禮良工

良工須具補天之手貫蝨之睛靈慧虛和心細如髮充此任者乃不負託又須年力甫壯過此則神用不給矣好事者必優禮厚賜其書畫高值者裝善則可倍值裝不善則爲棄物詎可不慎於先越格趨承此輩以保書畫性命書畫之命我之命也趨承此輩趨承書畫也

賓主相參

好事賢主欲得良工爲終世書畫之託固自不易而良工之得賢主以聘技更難其人苟相遇合則異蹟常冥冥降靈歸託重主也凡重裝盡善如超劫還丹機緣湊合豈不有神助耶而賓主定當預爲酌定裝式彼此意愜然後從事則兩獲令終之美

審視氣色

書畫付裝先須審視氣色如色黯氣沈或烟蒸塵積須浣淋令淨然浣淋傷水亦妨神采如稍明淨仍之爲妙

洗

洗時先視紙質鬆緊絹素歷年遠近及畫之顏色微損受病處一一加意調護損則連託紙洗不損須揭淨只將畫之本身刷油紙置案上將案兩足墊高一邊瀉水用糊刷酒水淋去塵污至水淨而止如微氣重積汚深則用杷杷核錘浸滾水冷定洗之即垢汚盡去或皂角亦可用則急將清水淋解杷杷皂角之餘氣否則反爲畫害慎之洗後將新紙印去水氣令速乾爲善

揭

書畫性命全關於揭絹尙可爲紙有易揭者有紙質薄糊厚難揭者糊有白

茂者尤難須仗良工苦心施迎刃之能逐漸耐煩致力於毫芒微渺間有臨淵履冰之危一得奏功便勝涸水之捷

補

補綴須得書畫本身紙絹質料一同者色不相當尙可染配絹之粗細紙之厚薄稍不相侔視即兩異故雖有補天之神必先煉五色之石絹須絲縷相對紙必補處莫分

襯邊

補綴既完用畫心一色紙四圍飛襯出邊二三分許爲裁鑲用糊之地庶分毫無侵於畫心

小托

畫經小托業已成功沈疴既脫元氣復完得資華扁之靈不但復還舊觀而氣華氣韵益常翩翩道上矣

全

古畫有殘闕處用舊墨不妨以筆全之須乞高手施靈友人鄭千里全畫入神向爲余全趙千里芳林春曉圖即天水復生亦不能自辨全非其人爲患不淺慎之慎之

式

中幅如整張連四大者天一尺九寸地九寸五分上玉池六寸五分下四寸二分邊之闊狹酌用小幅宜短短則式古便於懸掛畫心三尺上下者俱嵌邊太短則挖嵌用極澹月白紙絹畫如設色深者宜用澹牙色取其別於畫

色也小畫天一尺八寸地九寸上玉池六寸下四寸大畫隨宜推廣式之惟
忌用詩堂往與王百穀切論之百穀經裝數百軸無一有詩堂者小幅短亦
不用詩堂非造極者不易語此

鑲攢

嵌攢必俟天潤裁嵌合縫妙手施能

覆

覆背紙必純用棉料厚薄隨宜亦須上壁與畫心同挺過洒水潤透用糊相
合全在用力多刷令表裏如鈔成一片者乃見超乘之技或用上號竹料連
四以好綿料紙托爲覆背用亦妙竹料研易光舒卷之間與畫有益切忌用
連七及扛連

上壁

上品之蹟無甚大者中小之幅必須豎貼若橫貼則水氣有輕重燥潤有先後糊性不純和則不能望其全勝矣上壁值天潤乃爲得時乾即用薄紙粘蓋以防蚊蠅點污飛塵浮染停壁逾久逾佳俾盡歷陰晴燥潤以副得心應手之妙

下壁

上壁宜潤貴其滋調下壁宜燥庶屏瓦患燥潤失宜優劣係焉

安軸

安軸用秬米糲子加少石灰錘粘如膠以之安軸永不脫落灌饜汁者軸易裂又易脫

上桿

軸桿檀香爲上次用婺源老杉木舊料採取木性定者堪用杉性燥檀辟蠹他木無取須令木工製極圓整兩頭一齊分毫不逾矩度捲則無出入之失

上貼

畫貼槩用鯽魚背式余間用方而委角者靠裏一面令稍凹以適圓桿之宜此余究心之微而然繩圈如不能金銀者銅條亦可須稍粗加磨拭堪用圈眼勿大大小一同轉脚入木上貼亦不易事如人著冠切須畱意瓊瑤在握自亦可喜再展菁華則色飛神爽矣若不三雅酬興亦須七碗熏心

貼籤

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磁藍紙泥金字殊臻莊偉之觀金粟箋次之長短貼近

綉繩處毋得過與不及此定式也

囊

包首易殘最爲畫患裝褫始就急用囊函

染古絹托紙

古絹畫必用土黃染紙襯托則氣色湛然可觀經久逾妙土出鐘山之麓因近孝陵禁取艱得染房多有藏者最忌橡栗子水染紙久則透出絹上作斑漬可恨舊紙浸水染俱不堪用

治畫粉變黑

畫用粉或製不得法或穢穢氣熏染隨變黑色矣生紙用粉猶易變黑用法治之其白如故法用白淨醃塊調水即浣衣者以新筆蘸醃水塗黑處不可

使暈開將連七紙覆蓋捲收過半月取看其黑氣盡透連七紙上如未退淨再如法治輕則一二次退年久者三四次無不潔淨如新再用新烹淡茶塗一次去醜氣。

忌

覆背紙切不可接縫當中舒卷久有縫處則磨損畫心切須忌之

手卷

每見宋裝名卷皆紙邊至今不脫今用絹折邊不數年便脫切深恨之古人凡事期必永傳今人取一時之華苟且從事而畫主及裝者俱不體認遂迷古法余裝卷以金粟箋用白芨糊折邊永不脫極雅致白芨止可用之于邊覆紙選上等連四料潔而厚者椎過則更堅緊質重包首通後必長托用長

案接連挺之如卷太長則先表前半壓定俟乾再表後半必以通長無接縫爲妙研令極光卷貼與卷心桿用料不多必用檀香卷貼兩頭刻畧凹須以容包首折邊之痕視之一平可愛帶襟用金銀撒花舊錦帶舊玉籤種種精飾纔一入手不待轉賞其潔緻璀璨先已爽心目矣綾錦袱用匣或檀或枳或漆隨書畫之品而軒輊之

冊葉

前入上品書畫冊葉即絹本一皆紙挖紙鑲今庸劣之蹟多以重絹外折邊內挖嵌至松江穢蹟又奢以白綾外加沈香絹邊內裏藍線逾巧逾俗俗病難醫願我同志恪遵古式而黜今陋但裏紙層層用連四勝外用綾絹十倍朴於外而堅於內此古人用意處冊以厚實爲勝大者紙十層小者亦必六

七層裁折之條同後碑帖

碑帖

余於金石遺文尤更苦心每拈一碑授裝心力爲竭先錄其文算定每行若干字每字若干行及擡頭年月首尾附題小跋前後副葉皆擇名箋一一畫定程式然後恭貌婉言致之裝者裝者之能惟在裁折折必前後均齊裁必上下無迹裁折善而能事畢矣碑已條悉帖亦如斯

墨紙

碑帖本身紙或綿或竹及搨法或烏金蟬翅雪花等色俱一一染搨配同一色裝成則渾成無蹟

硬殼

碑帖冊葉之偉觀而能歷久無患者功係硬殼工倍料增不敢屬望於裝者。余裝有碑帖百餘種冊葉十數部皆手製硬殼用白芨明礬少許加乳香黃蠟又用花椒百部煎水投之紙用秋闈敗卷純是綿料價等劣紙以之充用可爲絕勝間用金膏紙擇風燥之候用厚糊刷紙三層以石研之疊疊如是曝之烈日乾以大石壓之聽用其堅如木但裝者銀裁而可永無蠹蝕脫落等患帖冊賴此外護內獲無咎功莫大焉各種綾絹隨宜加飾

又方

糯米浸軟搗細濾淨淋去水稠稀得所入豆粉及篩過石灰各少許打成糊以之打硬殼裝帖冊等用更堅此只用外面裝裏仍用麵糊切記成器後初年須置近人氣處或牀榻被閣上尤妙不可令其發蒸待一年後於中藥性

定其堅如石永不蒸蛀也

治糊

先以花椒熬湯濾去椒盛淨瓦盆內放冷將白麵逐旋輕輕糝上令其慢沈不可攪動過一夜明早攪勻如浸數日每早必攪一次俟令過性淋去原浸椒湯另放一處却入白礬末乳香少許用新水調和稀稠得中入冷鐵內用長大搗槌不住手搗轉不令結成塊子方用慢火燒候熟就鍋切作塊子用原浸椒湯煮之攪勻再煮攪不停手多攪則糊性有力候熟取起面上用冷水浸之常換水可留數月用之平貼不瓦微候不宜久停經凍全無用處

用糊

表之於糊猶墨之於膠墨以膠成表以糊就膠用善則靈液清虛糊用佳則

卷舒溫適調用之宜妍媸攸賴良工用糊如水止在多刷刷多則水沁透紙凝結如鈔成者不全恃糊力矣如墨用膠輕只資椎搗之力耳

紙料

紙選涇縣連四或供單或竹料連四覆背隨宜充用余裝軸及卷冊碑帖皆純用連四絕不夾一連七連七性強不和適用連四如美人衣羅綺用連七如村姑着布袂夫南威絳樹登歌舞之筵方藉錦綺以助妍妙豈宜曳布趨趨以取村姑之譚

綾絹料

宣德綾佳者勝於宣和糊窗綾其次也嘉興近出一種綾闊二尺花樣絲料皆精絕乃從錦機改織者固書畫之華袞也蘇州機狹以之作天地有縫可

厭須令改機加重定織者堪用白門近亦織綾可用但花不高拱須經上加一絲織爲妙屢語之終不能用也用蘇州鍾家巷王姓織者或松江絹皆可爲挖嵌包首等用天地皂綾雖古雅皂不耐久易爛余多用月白或深藍

軸品

軸以玉雖偉觀然不適用犀爲妙余以牙及紫檀倩濮仲謙仿漢玉雕花間用白竹雕者及梅綠竹斑竹爲之又令漆工仿金銀片倭漆及諸品填漆等製各種款樣殊絢爛可觀皆余創製

佳候

已涼天氣未寒時是最善候也未微之先候亦佳冬燥而夏溽秋勝春勝冬夏防微冬防凍

表房

表房惡地濕而憚風燥喜溫潤而愛虛明裝板須高利畫堅挺必安地屏杜溼上蒸

知重裝潢

王弇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裝潢延強氏爲座上賓贈貽甚厚一時好事靡然嚮風知裝潢之道足重矣湯氏強氏其門如市強氏踪跡半在弇州園時有汪景淳於白門得王右軍真蹟厚遺儀幣往聘湯氏景淳張筵下拜授裝功約五旬景淳時不去左右供事甚謹酬贖甚腆又李周生得惠山招隱圖爲倪迂傑出之筆延莊希叔重裝先具十縉爲聘新設牀帳百凡豐給以上賓待之凡此甚多聊舉一二奉好事者知寶書畫其重裝潢如此

紀舊

吳人莊希僑寓白門以裝潢擅名頡頏湯強一時稱絕其人慷慨慕義誠篤尚友士紳樂與之遊咸爲推挽之然以技自諱不妄徇俗問應知己之請謬賞余爲知鑒所祈弗悛往余之吳門攜希叔之製示諸裝潢家希其彷彿效爲之皆嘖嘖欽服謂非希叔不能也信芳草晴川之句在孰能續爲黃鶴之題乎

又

吳中多藏賞之家惟顧元方篤於裝潢向荷把臂入林相與剖析精微彼此酣暢元方去世後價值徐公宣爲南都別駕時與余有同心之契公宣聰穎過人賞鑒精確所藏無一僞跡時獲倪高士幽澗寒松圖莊希叔爲之重裝公

宣喜不自勝謂何以技至於此余曰不待他求只氣味於人有別公宣深賞氣味二字曰無孫陽之鑒安別追風之奇

題後

前所條列頗極詳嚴蓋爲古跡神妙者氣脉將絕倘付託得人便可起刼回生再歷年月垂賞於世豈不偉歟故余切切婆心不辭煩瑣若近代庸跡尋常付裝何煩深究但有切要二條畫主必自經心託畫須用綿紙自備去庸工必以扛連紙托或連七紙托用扛連如藥用砥霜永世不能再揭畫命絕矣糊中用白芨者其害同也切須慎之連七如用輕粉雖均有毒尙可解救扛連雖與綿紙等價庸工必不肯易此可痛恨者一也又畫心勿令裁傷庸工或因邊料不敷裁畫就邊或重表時不揭邊縫從裏裁截又將新邊鑲進一分畫本身逾

蹙致傷款印所可痛恨者二也苟無此二患雖劣表憑式尙可保畫之本身
粘裝者慎之

表背十三科

輟耕錄云畫有十三科表背亦有十三科 一織造綾錦絹素 一染練上

件 一抄造紙笥 一染製上件顏色 一糊料麥麵 一糊藥礬蠟 一

界尺裁板桿帖

一軸頭或金或玉或石或瑪瑙或水晶 一糊刷

珊瑚沉檀花梨烏木隨畫品用之

一鉸鍊 一縑 一經帶 一裁刀 數科內闕其一則不能成全畫矣

其糊刷裁尺亦皆有名糊刷機軟者謂之平分機硬者謂之糊槩大小得中
者謂之黏合狹小者謂之寸金裁尺極等闊者曰滿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
曰兩指最狹者曰單指

裝潢志終

端溪硯坑記

武進李兆洛申耆

古硯石之最著者青州絳州今時則惟端溪其山在肇慶城東三十里之羚羊峽內高可數十仞面西南左抱諸巖石臨江水端溪遠其前而入江坑洞之口在半山下進洞口轉右爲摩胸石堅不可鑿人裸而蒲伏以進旁有山水小池進數武有梅花椿五松木爲之高二尺餘徑五六寸前人用以撐石角者凡洞中曲折處俱有此椿迤邐而進即小西洞口無石可採久經沙石壅閉再進即東洞洞勢向東故名其地較西洞略高其水流入正洞故易消澗但石質稍遜可無庸採過此路逐漸低形如釜底有名樓腳者有名凸篷者皆石工因其形以名之再進即正洞一如小西洞無石可採自凸篷左轉

即大西洞門亦因向西故名地勢微高於正洞洞內開鑿年久寬大如屋石工以鑿下廢石隨時填砌以防傾頽自洞口至底高下相懸約二十八九丈一路高止三尺寬止三四尺不能起立石工入者各攜小磁罇一竹箕一罇可容水五升箕可貯石十餘斤每隔三尺排坐一人井然一燈晝夜汲水外遞洞門外開一小溝設戽車一用篋筐挹注內水至車下乃戽之入溪進之東洞須排坐四十餘人至西洞須排坐八十餘人方得相接其採石一如運水人數隔三五日又須引去客水一次採石必看明石脉見鮮潤有色者然後下鑿否則遇鑿火出井亦無用也一歲之內惟冬月水涸時可施工而運石戽水先需兩月餘一經春水發生雖欲汲戽技無所施矣

端溪硯石宋以前所開諸坑今已無石間有之石色紅紫不發墨無可取者

惟水巖爲老坑凡四洞其小西洞及正洞已無可採而東洞石質亦復粗燥故今之水巖石必出自大西洞者佳大西洞石上中下三層質又各異上巖之石衆美畢備惟色澤遜潤落墨易乾下巖石多水紋面背迸透且砂釘夾雜欲求完璧僅矣中層則石之腴也青花蕉白之爲美其大彰明較著第蕉白不必純而成片要潤而有神色青花粗點叢雜弗貴也惟浮沈石面零星隱現諦視之如髮絲如鼠跡如蠅翅間錯成文者良設一片之中青花蕉白二者交并而又兼有火捺紋如金錢圓而生動此千百片中僅見之珍非蕉白非青花亦非火捺而或有黃龍即金線或有銀線或有翡翠或有鴿鷓眼或有水波冰裂紋亦大西洞石之美者其瑩潔無疵略衆美而色較青名曰天青此大西洞中稍上之石他處無有亦上品也至或一片內五色備具如雲

霞燦爛曰古斑曰硃砂斑能令觀者炫目則大西洞開出之奇矣他如鷓鴣斑如冬瓜瓢人以爲石之病其實不然若不礙墨堂姑聽之可耳要之石出大西洞者必石質細膩觀手而潤與墨親而無叛扣之則其聲沈著日光照耀無影此爲諸坑所不及卽水巖東洞亦相遜遠矣

羚羊峽之口正北向入峽口數百武其東有小水入之卽端溪口也方冬時涓涓細流耳兩山夾溪之北卽硯石山南向自溪口連峯遞迤而東南以漸高聳其傍溪之山僅小阜高可十丈其麓則老坑在焉自舟登陸可百步許至坑口口向巽容一人側身入入卽窈黑且益窄蛇行乃可進山無樹木石之出於土者率劣破碎無可觀者而至粹之硯乃在其裏坑之西緣山麓而傍江者爲東洞山之背爲叢坑逾脊北下在峽口外緣江者曰獅子口曰水

鬼洞水鬼洞在山下逼江水咫尺遙望可見自老坑口東望第二峯高處有石徑徑上石隙有鑿跡導者云此爲坑仔巖山皆陡階下即平疇時稻已穫穿田行至其下仰視甚峭不敢上彷彿見巖上有刻字焉導者云自老坑而東過宣德巖老巖洞坑仔歷而後至坑仔巖皆在山畔不盡可望見也坑仔之上即屏風巖踰脊北下爲屏風坑其右有飛鼠巖有坑尾自坑仔巖之麓循而東行轉而北爲麻子坑亦在山中徑甚峭狹自坑仔巖至麻子坑中間經青花坑瓦昂洞杉篷巖松樹根龍尾青朝天洞石蜂洞諸坑或高或下皆在山上自麻子坑進山爲早歷蕉其背爲散錦青花此皆與老坑相近者也峽之外背硯洲而東北曰沙步自沙步入曰塗口鄉有坑曰老蘇坑坑之對山迤東爲飛來洞亦曰坑頭自麻子坑迤北曰望夫山又北有龍華寺寺後

有上田坑下田坑虎坑鐵礮坑望夫山之後有文殊坑金雞坑望夫山之北
尚有金毛獅子龍仔角等坑石工亦不甚了了矣此皆距端溪稍遠然皆與
端溪同脉者也峽之西對端溪者曰靈山蓋即羚羊山山口有天后廟廟之
後有七嶺根坑循而南至羚羊汎凡二十里中間有大頭竹根坑有阿婆巖
有金雞坑有白婆墳有黃魚坑有朝京巖朝京巖之下有青石坑此在端溪
對峽者也皆在緣江峽上舟行約略可指肇慶府城之西有七星巖巖之北
爲北嶺嶺之下有宋坑所謂將軍坑也此嶺亦名將軍嶺今洞口石壓下不復可取
居人於其旁取石謂之陳坑其西爲雜坑其下爲錦石坑石皆相似隨在可
取無巖洞嶺之西爲東岡山有東岡坑出綠石其下又出紅石皆可爲硯東
岡之北又有蟾蜍坑坑之上爲新坑相近又有唐寶坑七星巖之西有出米

洞之後曰希岡岡下爲九龍坑亦曰梅花坑其蒲田則在府城東之小湘峽
新蘇坑則在恩平縣之境距端溪遠者且百里而石色大概相似以其同在
端州故皆謂之端石云予所身至者惟老坑及坑仔巖其獅子口朝京巖之
類舟中望見之餘皆詢之老工得其大略石工云舊開今廢之坑甚夥渠等
所不知及知之而不能名者尙多也

凡坑口無不險隘僅一竇圓尺許解衣扶服乃可入旣入亦僅容偃僕問石
工何不鑿作令廣云此是石骨不可鐫凡洞中石之中硯材者外皆石骨包
之必尋其脉絡曲折而後可取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竄或隘皆鑿至石骨
而止故老坑中深至半里許而無尋丈寬闊處亦無尋丈徑直處

石材中又分四層初層頑攢夾沙不可用二層四層則粗燥而無潤亦可琢

治以三層爲最佳而此層次又非割然分判或一石中而三四層間出得完全無疵者絕難但其中有數寸精美可以受墨卽其旁稍雜二層四層不盡割棄矣每採石出坑每初層則盡棄之謂之石渣老坑坑口石渣如山坑久不開人於渣中檢視亦時獲可用者

石工謂石之青紫者曰天青成片青白色曰蕉葉白四圍有火捺中暈白如脂者曰魚腦其論石以魚腦爲貴然魚腦極大不過二三寸而四周火捺極難得純淨又魚腦心中每有砂蚌求大片魚腦且無沙蚌千不得一魚腦黃色則又不貴矣天青蕉白便有成片盈尺者而蕉白意稍枯燥不及天青之溫潤宋徽宗一片紫玉之語真當家也麻子坑魚腦殆不減老坑而天青不如也東洞坑仔巖俱有魚腦沈水視之甚膩出水覺無情色亦稍黃

石之細玩可愛者無如青花隱浮於青紫之上似黑非黑如紗如縠如藻如波映日視之五色鮮潤其成點者謂之青花結色稍黑矣小即不嫌大卽韻魚腦無青花質嫩而精神不足也麻子坑亦有青花而不及老坑之神致深淺餘坑皆無

老坑時有縱橫紋或黃或白乍視似裂而細視無瑕者工人謂之金銀線其理甚勁而淨不以爲病其黑紋隱起如線磨之不平者謂之鐵線若在墨堂則甚爲害矣又有細白紋縱橫三五道白紋旁作微暈如畫家渲染者謂之冰紋洞之下入水最深處乃有之不易得也亦非他坑所有其鐵線則往往而是矣石釘者未化頑質包於石中者也堅不可鐫爲石之大病然老坑之釘或白如玉或紅如丹砂或黑如漆或青如黛有一釘中而五色俱備者工

人謂之五彩釘但不在鑿堂便覺點綴生妍轉增其美又有石斑如古銅色者謂之古斑如鸚哥綠者謂之翡翠斑皆非釘也翡翠他坑多有而鮮麗不及古斑亦間有之而五彩釘則老坑所獨矣

有青白色浮於石面大片閃閃燦燦如塵沙者謂之冬瓜瓢似是石之膠老坑有此者大抵是二層石有散漫黃色者謂之黃龍紋似是石之膈脉者皆疵也亦有色如飛動點綴可喜者

辨硯固不在眼然眼之佳品豈可愛老坑有眼者甚少予見老坑數百方有眼者纔一二方耳麻子坑眼亦殊可觀然亦不易得也石工能以他石之眼嵌於此石視之幾無形迹可尋故凡眼之不當硯位者琢下別儲之以爲他用眼之佳者一枚值數百錢也止麻子坑可觀梅花坑眼極多然小而黃不

足取

硯之斷者石工能接之視之無迹也但細碎之塊則不能粘合詢其法不肯言但云須燒斷處極熱以藥塗而合之燒終損硯非佳法也

石坑雖多工所取者亦不過四五坑耳麻子坑爲新坑之最佳者餘則坑仔巖朝京巖飛來洞蟾蜍坑取其石色尙類老坑也其餘諸坑或已竭或爲石壓塞或石質不佳不利售故莫之取也肆中所鬻者大抵皆陳坑新蘇坑以其取之甚易又價賤而易售耳余屬石工每坑必索取一二凡得二十餘種種各別究以麻子坑爲最佳品

凡硯坑不論在山頂山下其中無不有水故取石必先去水又洞中雖冬月亦暖故入洞者無不裸體洞中無不黑暗故入採者無不持燈燈在洞中氣

無所洩烟煤皆著人體故採石而出者下身沾黃泥上身受烟煤無不剝駁如鬼

凡採石者先雇工搭篷廠儲糧食備水罐蓄油火工之價日率百文日食一升先入洞運水出之水澗乃採石麻子坑澗水不過三五日故開採工費十餘金即足老坑須一月晝夜輪班而作須役二百餘人故澗水之費已需千金若採石兩三月則其費又倍之矣所採之石每日以朱別之聚於一所而嚴守之所得之石不分美惡皆以日計主工者得七日諸工人得三日工既畢坑既封乃爲鬪而分之凡坑但硯肆有力者即可募工開採不請於官老坑則必制府撫軍主之乃開麻子坑則知縣得主之老坑自嘉慶六年開後遂無開者故其石日少但如手掌大溫潤無疵者即值一二十金其不甚精

美者亦須一二金若五六寸成方無大疵則在百金以上矣彼都喜事文士及守令服官此土者無不願醜金集事而合河中丞守孝肅投視之戒終不許也

嘉慶庚辰先生游粵東館於康蘭皋中丞所越二年乃歸此稿作是時中間頗有重沓殆由隨時剽記無意爲書後人輯錄遂無由詳定之爾感豐發丑二月後學高承鈺謹識

端溪硯坑記終

杜序

江陰陳翁原心善軍劍喜談兵而尤好玉成癖落魄郢北往往不舉火蓄一啞妾日閉置之手一玉于市上行且撫摩之余初識於陳東屏司馬座間翁放言高論詳玉不去身之旨忽探背出一拱璧大如盎云此太公瓚也曾遊晴川閣墮三層樓不死以背有此瓚能輕身故自此嘗負之不須臾離余竊笑其癡積與稔熟復出所撰陰符經註劍說玉紀諸書始知翁爲奇人當其時天下晏安翁無事專輒抱玉自娛貧困勿顧迨粵匪陷武昌日翁客大冶未歸其啞妾與玉與書悉付浩劫後十年余來楚覓翁不可得訪其夙好亦落落如晨星獨李裴山郎中鈔存玉紀數紙似不全本亟付刊以傳翁之孤詣翁惜已亡不及於用兵時一試其排闥縱擊之技乃并陰符劍說諸書

而亡之爲可悲夫

同治三年甲子十二月既望秀水杜文瀾謹序

吳序

淵幼讀魯論朱子註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每就塾歸必向先母乞玉以爲佩先母素鍾愛嘗檢一二事授之曰守身如玉勿傾跌焉淵謹受命喜不自禁佩之弗敢失逾一二年讀戴禮至君子比德於玉覺問之殷然慕者今始憬然悟矣然祇知玉之可貴而不知古玉之尤爲可貴也旋赴武林謁漢壽亭侯廟得見玉印紅白粲然洵非後世所造又聞我禾文翁後山收藏趙婕妤好印白質而紐刻雙燕嬌紅如硃惜未得一見已爲好古者以千金易去咸豐三年晤杜筱舫方伯於莫灣行營舫翁本同鄉戚屬小時赴鄂至此相見意合情投遂訂交焉嘗出古玉釧曰此真脫胎舊玉淨如水晶明若瑪瑙每至風雨先現白霧如絮歷驗不爽並道客鄂時得遇陳翁原心者詳悉辨玉

煮玉諸法皆其家學淵源惜未錄其所著玉紀共相師承越十年舫翁奉檄楚岸督銷同郵寄陳翁書來知從李正耶家覓得抄本校定付梓開函詳閱簡括無遺證諸瀾之所藏或贗或真辨別詳盡置諸案頭有同志者輒欲借觀幾至應接不暇今又二十餘年舫翁早歸道山原版恐又遺失存茲孤木心竊憂之今年自製千金集錦甫成試印百本非特存陳翁喬梓博古之苦心並以償瀾幼時愛玉之素願云爾

光緒十三年丁亥蒲夏金吳瀾識於姑幕說止齋

金序

近世競尙舊玉眞質旣極難辨而摩洗瑩澤爲法亦至多顧未有專著一書
詳言之者丙戌歲家螺青太守吳瀾寄示所印叢書內有玉紀一卷爲吾邑
陳君原心所撰秀水杜小舫方伯校定之本分目凡十有一論辨玉煮玉諸
法簡括無遺觀自序及杜序知陸君喜談兵有劍說陰符經注等書蓋振奇
人也所言拱璧爲大公璜不免詭詭而是編叙次尙雅潔爰重刻以餉好古
之君子夫玉以比德自古所重特礪砩質造遂令風塵中無眞賞耳書中辨
僞一條所謂非眞巨眼鮮不以燕石爲玉者又盤功養損鑿二條言盤之以
發其華養之以完其舊是豈獨爲玉言之哉

光緒十五年己丑仲夏江陰金武祥

自叙

昔先子博學好古尤精賞鑑聞有古玉不惜重貲購求其辨別真僞雖暗中摸索亦百無一爽性趨庭時嘗蒙指示得粗知梗概既而浪遊南北援先子辨玉之法與玉相證凡生平所見無一不相印合者益信先子格物之學爲不可及也道光壬午自楚歸省先慈手一篋付性曰此爾父一生心力易產所置將留以待進呈者皆三代物也汝其慎守之性跪受檢視得古玉八十一事光怪陸離五色具備洵至寶也年來落拓鄂渚煮玉無術載來八十一玉盡歸質庫中性不肯不克仰承先志讀書自立又不能恪守舊物負罪實甚頃邵君香伯書來屬作玉紀性不學何能有所撰述然古玉之原委知者稀辨者寡既有所聞苟秘而不宣不將終於埋沒耶用是錄先子之語參考

羣書擇其言之信而有徵者彙集成卷而應香伯之命所紀皆實非躬親歷
試著有實效者概不書所冀博雅君子加以正定俾先子畢世苦心孤詣不
致湮沒而無傳則私願足矣己亥花朝前一日江陰陳性書於八十一玉山

房

玉紀

江陰 陳性 原心

出產

玉爲陽氣之純精體屬金性畏火多產西方惟西北陔之和闐古于闐國今屬新疆

葉爾羌古莎車國今屬巴疆所出爲最其玉體如凝脂精光內蘊質厚溫潤脈理堅

密聲音洪亮佩之益人性靈能辟邪厲產水底者名子兒玉爲上間產

天智玉火不能熱亦不爲火傷按周書武王伐紂紂以玉五于襄身自焚凡玉皆燬僅存天智玉五故武王寶

之不易得也其西南陔阿丹古國名在小西洋今爲烏土國屬邑巴勒布今名布魯克巴

人呼之爲別蚌子居前諸處所產者體似翠石翡翠石亦出西南陔性

藏扎什倫布之西南其光外浮質薄燥脆脈理輕鬆聲音清亮而多縞裂氣稜

須知玉中之病淺曰氣深曰綫
知者認爲玉中之祕謬矣
佩之利人精神能消鬱結西南販之玉

所以不逮西北者以地近於南金受火剋也

名目

玉有古今新舊之別新玉人皆知之古玉則以入土不入土爲斷未經入土
之玉謂之傳世古人土重出之玉世謂之舊玉更有古時舍殮之器謂之玲
玉口實曰玲古人多以水銀殮因水銀性活易流遇玉則凝故用玉以塞之不知者遇舊玉皆稱爲玲玉者
非更有音訛而呼爲漢玉者尤非

玉色

玉有九色元如澄水曰璽藍如靛沫曰碧青如鮮苔曰瑋綠如翠羽曰璫黃
如蒸栗曰珣赤如丹砂曰瓊紫如凝血曰璫黑如黑光曰璫白如割肪曰璫

玉以潔白爲上白如
糊肪者又分九等 赤白斑花曰璵此新玉古玉自然之本色也至於舊

玉則當分別外沁之色所謂沁者凡玉入土年久則地中水銀沁入玉裏相

鄰之松香石灰以及各物有色者皆隨之浸淫於中如下染缸遇紅即沾紅

色遇綠即沾綠色故入土重出之玉無有不沾顏色者若無水銀沁入雖鄰

入顏色亦不能入玉中也有受黃土沁者其色黃色如名曰柑黃若受松香

深復原時酷似蜜有受靛青沁者其色藍色如名曰柑青此青衣之色

蠟謂之老柑黃有受石灰沁者其色紅色如名曰孩兒面復原時

深淺不同有深似藍有受石炭沁者其色黑色如名曰漆黑驗屍之入堆水銀沁入方

露埋有受水銀沁者其色黑色如名曰純漆黑驗屍之入堆水銀沁入方

有此有受血沁者其色赤如名曰棗皮紅非潔物也有受銅

辨此外雜色甚夥有硃砂紅雞血紅縷毛紫茄皮紫松花綠白莖綠秋葵黃

老酒黃魚肚白糙米白蝦子青鼻涕青以及雨過天青澄潭水蒼諸色受沁

之源難以深考總名之曰十三彩又有各種巧沁花色如蝦蟆皮灑珠點碎

磁文牛毛文唐爛斑等名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更有一種香玉嗅之作奇南

香氣本南香木名世海南見七蓋玉在土中與香物為鄰年久受其沁

沾其香非玉之自能吐香也欲試須烹茗露此種絕少真稀世之寶也

附考註年者為狀似元玉璣音青管音瓊碧音璵玉音璠名音璠門

詩傳璠璠音管集韻璠音璠似玉瑛白者如冰半有赤色者

辨偽

舊玉與石最難分別世有美石酷似脫胎舊玉者不下數十種亦具五色皆

堅硬不可刀削是在認其體質如屬真舊玉其體質必溫潤沈重精光內含如屬石類皆乾鬆輕脆賊光外浮自非真巨眼鮮不以燕石爲玉者更有宋宣和政和間玉質製造將新玉琢成器皿以虹光草汁卷之其色深透紅似鷄血虹光草出甘肅大山中其汁能染玉用草汁入礱砂少許捲於玉之文裏間用新鮮竹枝燃火逼之則深入玉之府理紅光自而透背按路物餘論虹光草出西南大山中似薑草時人謂之得古法賞鑑家偶失於辨或因之獲重價焉此等今世頗少誠家呼爲老提油者是也比來玉工每以極壞夾石之玉染造欲紅則入紅木屑中煨之其石性處即紅欲黑則入烏木屑中煨之其石性處即黑謂之新提油初僅蘇州爲之近則徧處皆是矣又有一種死玉不可不辨凡玉性畏黃金若玉入土中適與金近久則受其剋制黑滯乾枯便成棄物縱加盤功頑質不化若認爲水銀沁則誤矣

質地

凡玉在土中五百年體鬆受沁千年質似石膏二千年形如朽骨三千年爛
 爲石灰六千年不出世則爛爲泥矣如果三代以上舊玉體已朽爛其質鬆
 軟指爪亦能掐落名曰老三代若秦漢時舊玉質地雖已爛軟玉性未盡非刀不
 能削落若晉魏六朝舊玉質地未鬆其性尙堅偶有軟硬相間者係南土中
 出世之物也至唐宋時舊玉質地全在堅硬如故惟水銀間有沁入玉中耳

製作

三代以上製作款式各有不同夏尙忠雕刻極細如髮嘗有玉器上鑲嵌金
 絲寶石者鑲嵌係夏商今人呼商嵌者訛猶之宋刻乃周時宋國人
 所刻所謂宋人刻者是也今世謂爲宋朝人所刻謬矣

商尙質彫刻樸素少文周尙文雕刻細密而縹夏用鳥跡篆商用魚蟲篆周

用大篆要皆陰文多在器內秦兼大小篆漢則小篆漸用陽文多在外三國六朝以後並用隸楷矣

認水銀

凡舊玉必有水銀沁入質舊則無蓋玉喜水銀玉入土中久不透風則朽爛體鬆地中隨處皆有水銀故水銀沁入玉之膚理

此非殮屍之水銀也

看水銀更須

分別老嫩若三代以上舊玉水銀在內已結成塊乾老色滯參差錯落若秦漢時舊玉水銀雖結成塊其色鮮亮若魏晉六朝時舊玉水銀明滉活潑有成片者若唐宋時舊玉水銀吸入未老得人之熱滾動易出也

地土

舊玉須分別何處土中所出如陝西甘肅山西四川諸省謂之西上地土乾

燥玉在其中雖爛似石灰其棱角文理全無損蝕最爲上品其直隸山東河南湖廣以及江蘇之徐州安徽之潁州六安諸處謂之中土地土雖乾不燥玉在土中年久稍有癢痕者次之其餘各省皆謂之南土玉在土中年久文理大半模糊且缺損者多惟沿東海一帶出鹽之處謂之鹹土玉在其中不過百年已腐爛不堪矣

盤功

凡三代以上舊玉初出土時質地鬆軟不可驟盤祇可在手中撫摩或藏於貼身常得人氣養之年餘玉氣稍蘇謂之臘肉骨又養一二年玉稍復明謂之臘肉皮云骨云皮以其狀相似也養之年久地漲自然透出層厚一層漸漸復硬再掛再養色漿亦自然徐徐鋪滿還原十足酷似寶石此之謂文工非十餘年不

能成也若欲速成須用武功亦必得人氣養之復硬然後用舊白布輕輕擦

之稍甦再換新白布愈擦愈熱

數人晝夜替換輪擦不可間斷

水銀自從土門內漸次擠

出擦落其中灰土亦隨之而去

水銀透出處謂之土門甚至裂成大縫復原時水銀自然去盡融化無迹不知

者多誤認爲出盤

於是玉氣漸漸透明顏色徐徐融化地漲亦層層透足色漿亦處

處鋪滿三年不間斷可以成功既甦且明酷似水晶仍須人氣養之方能還

原如寶石此所謂武功也及其成功皆是脫胎舊玉脫胎云者玉器埋土中

三四千年朽爛如石灰出世常得人氣養之復原石性全去但存精華猶之

仙者脫盡凡胎之意其玉晶瑩明潔毫無渣滓瑕疵似寶石而更含光純粹

乃陰陽二氣之精也故稱寶玉此非親歷其境者不知亦非初學賞鑑家所

肯信也至其終始顏色時聚時散變化多端竟似晴雲舒卷幻化無心令人

莫測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不獨舊玉可養即寶石珊瑚入土厄爛得人氣養之亦能脫胎復原惟蚌珠不過百年已成灰土矣如入土雖已受沁而未經厄爛之舊玉年代較近其體尙堅儘可用灰提法煮之提出玉中水銀灰土再看身分或用猪鬃刷或用櫬老虎或用麩皮袋或用米粉袋等法盤之成功較易然着火候最難得法太過不及均於玉有傷不若人氣溫和養之穩妥不諳者未可輕試也

灰提法用粟炭灰木賊草泡入銀硝少許合裝大瓦罐內將玉懸空掛於其中用粟炭火煮之水淺隨添以提出玉中水

銀灰上為度

養損壘

初出上之舊玉質地未堅倘有誤碰損壘

音問破損痕也楊子方言祇秦晉器破而未壞謂之壘祇

要不落即掛在貼身常時養之日久自能合攏

忌油污

舊玉地漲未足色漿未滿上門未合之前倘有水銀灰土在內者切忌沾染
油膩並婦女汚手盤玩倘沾油污則土門閉塞水銀停住灰土永不能出矣
縱加盤功終無益也

玉紀終

玉紀補

武進 劉心瑜 心白

赤玉人間罕有白玉以溫潤堅潔爲上其色有九等黃玉中每有硃砂點碧玉中每有黑星又有非青非綠如敗菜葉者謂之菜玉玉之最下品也

古玉自昔流傳未經入土者謂之傳世古係人之精神沁入玉之腠理血絲如毛鋪滿玉上而玉色潤澤無土斑者是也其入土而復出土者謂之土古水銀沁有夾土斑者則純黑之中硃砂點徧滿復原時則黑之淡者作深青色硃砂點之淡者作黃色倘係白玉底章成五采矣水銀沁不夾土斑者盤功既足純黑如漆日下照之其中赤若雞冠而又有白玉底章無上妙品也

水銀古入水映之
有銀星閃閃者真

古玉斑色紅有寶石紅雞血紅硃砂紅櫻桃紅灑金紅棗皮紅膏藥紅綠有鸚哥綠蔥綠松花綠白果綠黃有雞油黃桂花黃秋葵黃老酒黃白有魚肚白雞骨白米點白糙米白青有潭水蒼蟹壳青雨過天青竹葉青紫有茄皮紫醬瓣紫黑有純漆黑陳墨黑各種名色皆原所受諸沁之深淺不同故盤出之顏色各異亦有天生皮色非由受沁所致者凡係上斑盤化之玉以滾水泡煮其斑色處必有白土泛出若是天生皮色則無之也

凡古玉盤化無論何色必有牛毛紋良由人之精神融化玉理所致故牛毛紋總係紅色

西土者燥上也南土者濕土也燥土之斑乾結濕土之斑潤淨乾結者色易鮮明潤淨者色終黯淡上斑而有癍痕者沙土物也無上斑而有癍痕者水

坑物也西北亦有濕土東南亦有燥土近水則濕遠水則燥也古玉以陝西出世者爲上蓋歐土黃壤得正焉玉在濕土則易壞入燥土則難朽三代時古物每有出世尙完好無缺者近見友人遷其父柩所殉玉件已受色沁纔四十餘年耳陳君質地一則言其大概而已

三代時古玉以珪璧琮瓊瑁瓚爲上品其他祭器環佩次之他件又次之秦

漢以來以印章符節爲上他件次之其殮尸古玉以含璧玉押爲上

玉押者玉版長

數寸共有十餘斤以美玉爲之圍於腰間所以保尸上體者如眼厭鼻塞乳厭胸夾肘之類次之

下體者如陰塞肛塞之類又次之此論其大略耳若形體之詳具載古玉圖博古圖諸書茲不贅述

秦漢琢工粗多陰紋有細如髮而精巧絕倫者乃昆吾刀所刻世罕有之唐

琢粗而圓渾人物多大頭宋琢方而工緻能起花五六層元明因之勿如也
乾隆時琢細刻昉宋而無其工絕粗刻渾成肖形其至者能不露斧鑿痕凡
琢工古惟刀刻近代乃有旋車

傳世古不可灰并不可清煮紅白玉色已鮮明者不可灰石灰沁不可灰須
以人乳類類蒸之俟其色稍潤然後加盤功

凡灰提須竟日之功俟提出之灰土盤盡然後再灰或屏去灰滓以清灰水

煮之或以清水懸瓦罐內煮之皆清煮法也較灰提穩妥無害

凡煮玉必懸空無着

煮玉出罐乘熱盤刷則灰土易退切不可乘熱置風雪中及冷水內恐致燥

裂

一底章無論何色總要溫潤堅潔無纖毫瑕玷及夾滯夾石等病

滯者玉之氣礙

有紅有黑皆玉之病二土斑無論何沁總要純一不雜純則其色清明雜則色多混

濁三要原舊不假改作四論品類五看盤工

說見上

五者俱備斯爲盡美

改古凡玉偶有損傷不可改作致變其本來面目真古玉必有古色或土斑周徧無間若有光處即係改琢

角頭古玉秦之玉作在陝西之萬村吳之玉作在浙江之安溪所遺玉角甚夥萬村之玉堅潔安溪之玉紇鬆琢爲玉件謂之角頭古玉玉質雖古而器則新也亦能盤出色漿

僞石灰古以玉件用火燒之則其色灰死如雞骨然以僞石灰古其玉上必有火劫紋真者無之

羊玉以美玉作爲小器割生羊腿皮納於其中以線縫固數年取出則玉上

自有血紋以僞傳世古然終不如真者之溫靜

狗玉殺狗不使出血乘熱納玉器於其腹中縫固埋之通衢數年取出則玉上自有土花血斑以僞土古然必有新色及雕琢痕

梅玉以質鬆之玉製爲古器用重烏梅水煮之竟日則玉鬆處爲烏梅水搜空宛似水激痕然後以提油法上色以僞水坑古然真者其痕自然不能造作也

風玉製器以濃灰水稍加烏梅煮之竟日乘熱取出寘風雪中一夜則玉紋凍裂玉質堅者其紋細如髮絲再以提油法上色以僞牛毛紋

卽鏽乾隆時無錫阿叩作毛坏玉器用鐵屑拌之熱醋淬之置濕地十餘日再埋通衢數月然後取出則玉爲鐵屑所蝕徧體橘皮紋紋中鐵鏽作深紅

色煮之則變黑且有土斑灰不易退宛如古玉審脉乃能辨之凡偽古玉無土斑

而有紅色者其色必浮蓋自外入故也有土斑而灰之不變及紅色盤之易退者皆贗鼎也以此辨之

提油法以礪提爲上其色能透入玉理灰煮不退與真無異惟天陰則鮮明晴爽反混濁真色則否

玉紀補終

金粟詞話

海鹽彭孫遜駿聲著

詞以自然爲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率易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乃造平淡耳若使語意淡遠者稍加刻畫鏤金錯繡者漸近天然則駸駸乎絕唱矣

宋人張玉田論詞極推少游竹屋白石梅谿夢窗諸家而稍詘美成夢窗之詞雖雕繡滿眼然情致纏綿微爲不足余獨愛其除夕立春一闋兼有天人
之巧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豔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

李易安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閨情絕調

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入豔詞者絕少惟秦少游閨則和衣擁新奇之甚用則字亦僅見此詞

柳耆卿却旁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辛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花香深處作個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隱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籍乃沿爲如此語乎南宋詞人如白石梅谿竹屋夢臆竹山諸家之中常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真平隗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

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甚遠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

范希文蘇軾遮一調前段多入麗語後段純寫柔情遂成絕唱將軍白髮征
夫淚亦復蒼茫悲壯慷慨生哀永叔欲以玉階遙獻南山壽敵之終覺讓一
頭地窮塞主故是雅言非實錄也

詞以豔麗爲本色要是體製使然如韓魏公寇萊公趙忠簡非不冰心鐵骨
勳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詞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夢回鶯
帳餘香嫩等語皆極有情致盡態窮妍乃知廣平梅花政自無礙豎儒輒以
爲怪事耳司馬溫公亦有寶鬢鬆鬆一闌姜明叔力辨其非此豈足以誣溫
公眞質要可不論也

林處士梅妻鶴子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惜別詞如吳山青越山青一闌何
等風致閒情一賦詎必玉瑕珠類耶

牛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是盡頭語作豔語者無以復加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遂使金荃蘭畹之音流入掛枝黃鶯之調此學柳之過也

稼軒之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有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歎

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其新僻而去其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清雋而去其平實用古人之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不可不知也詞雖小道然非多讀書則不能工觀方虛谷之譏戴石屏楊用修之論曹元寵古人且然何況今日

近人詩餘雲間獨盛然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嘗從素筆見宋宗丞長相思

十六闋仿沈約六憶詩體刻畫無餘令人色飛魂斷言情之作斯爲優矣董

蒼水錢寶汾善爲婉麗之詞亦往往風致動人

宗丞新著及畫錢二家俱集上所未及載

長調之難于小調者難于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

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概見當由興寄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綿

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

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

此偶然記酒間之語
除容細爲揚權耳

詠物詞極不易工要須字字刻畫字字天然方爲上乘即間一使事亦必脫

化無跡乃妙近在廣陵見程邛阮亭諸作便爲歎絕殆幾乎與白石梅谿

頡頏今古矣

金粟詞話終

製曲枝語

上元黃周星九烟著

詩降而詞詞降而曲名爲愈趨愈下實則愈趨愈難何也詩律寬而詞律嚴若曲則倍嚴矣按格填詞通身束縛蓋無一字不由湊拍無一語不由扭捏而能成者故愚謂曲之難有三叶律一也合調二也字句天然三也嘗爲之語曰三尺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詞壇之推服魁奇者必曰神童才子夫神童之奇奇在出口成章才子之奇奇在立掃千言也然僅可施之于詩文耳設或命之製曲出口可以成章乎千言可以立掃乎故才者至此無所騁其才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學此所謂最下之文字實最上之工力也以此思難難可知矣

愚謂曲有三難亦有三易三易者可用襯字襯語一也一折之中韻可重押二也方言俚語皆可驅使三也是三者皆詩文所無而曲所有也然亦顧其用之何如未可草草即如賓白何嘗不易亦須順理成章方可動聽豈皆市井游談乎

余最恨今之製曲者每折之中一調或雜數調一韻或雜數韻不問而陋劣可知即東嘉琵琶正白不免至于次曲換頭無端增減數字亦復何奇余于此類皆一概禁絕之

余尤恨今之割湊曲名以求新異者或割二爲一或湊三爲一如朱奴插芙蓉梁溪劉大娘之類夫曲名雖不等于聖經賢傳然旣已相沿數百年即遵之可矣所貴乎才人者于規矩準繩之中未始不可見長何必以跳越

穿鑿爲奇乎且曲之優劣豈係于曲名之新舊乎故余于此類皆深惡而痛絕之至于二犯三犯六犯七犯諸調雖從來有之亦皆不取

有一老友語余云製曲之難無才學者不能爲然才學却又用不著旨哉斯言余見新舊傳奇中多有填砌彙書堆垛典故及琢鍊四六句以示博麗精工者望之如餽釘牲筵觸目可憎夫文各有體曲雖小技亦復有曲之體若典彙四六原自各成一家何必活剝生吞強施之于曲乎若此者余甚不取

愚嘗謂曲之體無他不過八字盡之曰少引聖經多發天然而已製曲之訣無他不過四字盡之曰雅俗共賞而已論曲之妙無他不過三字盡之曰能感人而已感人者喜則欲歌欲舞悲則欲泣欲訴怒則欲殺欲割生趣

勃勃生氣凜凜之謂也噫興觀羣怨盡在于斯豈獨詞曲爲然耶

製曲之訣雖盡于雅俗共賞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詩有別趣曲爲詩之流派且被之絃歌自當專以趣勝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輒曰有趣有趣則一切語言文字未有無趣而可以感人者趣非獨于詩酒花月中見之凡屬有情如聖賢豪傑之人無非趣人忠孝廉節之事無非趣事知此者可與論曲

曲至元人尙矣若近代傳奇余惟取湯臨川四夢而四夢之中邯鄲第一南柯次之牡丹亭又次之若紫釵不過與疊華玉合相伯仲要非臨川得意之筆也近日如李笠翁十種情文俱妙允稱當行此外儼有才調可觀而全不依韻將真文庚青侵尋一槩混押者無異彈唱盲詞殊爲可惜愚見

如此附識以質周郎

余自就傅時即喜拈弄筆墨大抵皆詩詞古文耳忽忽至六旬始思作傳奇然頗厭其拘苦屢作屢輟如是者又數年今始毅然成人天樂一種蓋由生得熟駸駸乎漸入佳境乃深悔從事之晚將來尙欲續成數種因思六十年前安得有此玉法護曰人固不可以無年每誦斯言爲之三歎

製曲枝語終

前塵夢影錄序

標生也晚十六七時曾見廛叟於元妙觀世經堂書肆中聞述訪古源流皆非尋常骨董家數以後即出游離鄉井不能時見叟然未嘗一日忘也戊子歸里與令子翰卿習與論收藏如讀清秘藏益嘆家學之不可及未幾聞叟已歸道山訪問遺事潘笏盒志萬爲余言有前塵夢影錄在忽忽七八年始介笏盒問翰卿乞得副本讀而刻之仍如對叟坐於元妙書肆也書肆爲湖州侯念椿所設侯年亦六七十目覩各家藏書興廢分別宋元槧刻校鈔源流如辨毫釐嘗稱之曰今之錢聽默曾屬其將數十年來藏書見聞雜寫一冊亦吾鄉掌故也方今事事崇新學而於金石書畫圖籍一切好古之事恐二十年後無有知之者矣可慨也夫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十六日元

和江標記于未陽舟中

序二

從來著述之道攷證爲難攷證之學圖譜爲難苟非目擊古今之法物名蹟末由而品題之也齊梁間陶隱居有刀劍錄虞荔有鼎錄各有專門不相沿襲自唐以來亦符斯例迨宋初蘇參政著文房四譜已不名一體趙袁州洞天清錄門類尤多羅列衆目凡皆眞知灼見不爲向壁虛造之談識大識小具有源流誠鑒古家之指南矣吳郡徐君子晉博雅耆古世擅岐黃尤工篆隸凡書籍字畫古器奇珍一入其目眞贋立辨蓋閱歷深也咸豐初幕游來虞邂逅書肆論文譚藝過從遂密庚申後遇諸滬上各遭寇難相慶更生維時古籍淪亡而君則拾遺補藝甄別尤精三十年來遂成名宿雖年逾古稀精神矍鑠令子文孫森森玉立清閒之福如君者亦所罕邁已丙戌暮春來

主花田趙君家追念舊遊顯顯猶在心目因出前牌夢影錄一編示余曰壯歲得周櫟園書影殘帙因仿其意追憶叔前所見文房珍品以類相從著爲論說以示來茲嗟夫三吳爲文物之邦載經劫火古物蕩然所謂老人讀書只畱影子余與晉翁以浩叔餘生相逢皓首撫此一編豈獨爲吾兩人身世之感哉光緒十有二年三月十九日裘杆漫叟李芝綬

序三

余同鄉吳苦鐵嘗言徐子晉先生精鑒賞金石書畫到手皆能別其真贋蓋今日之宋商邱也令子翰卿與余善出昧先生前塵夢影錄于所見文房珍品一一論說并箸其究竟誠攷古家之指南後來者之龜鑑矣余兩目如盲無能爲役劫前藏書都付一炬讀先生書不勝浮屠三宿之感光緒戊子春三月歸安楊峴

自序

蓮園主人屬記所見古今隴壘卒卒渺暇客夏養疴虞陽舊山度地鄰北麓
几研無俗塵擾遂日憶疏錄得數十則牽連及文房紙研法書名畫書籍憶
昔在道光壬辰冬于破書堆中買不全書影二本讀之愛不釋手余之嗜書
籍骨董即于是年始後攷因樹屋齋名爲櫟園先生在請室中庭有大樹隨
筆記憶而無倫類以攜無編籍可稽覈也余于先生無能爲役隨憶隨錄則
同前塵夢影老輩凋零無可質證矣尙望博雅者匡其未逮諒其孤陋幸甚
光緒乙酉年上巳節窳叟徐康識時年七十二

前塵夢影錄卷上

吳徐康子晉撰

明宣德御墨形如雞卵而扁正面御墨二字隸書背宣德四年下曾礮過通體黝黑隱隱有漱金細點握于手久之嗅有香而微帶腥中和龍涎也核之歲月閱四百年矣而無一毫垢裂紋

明初查文通墨一抵約長一寸二分重二錢許又邵格之墨長方形重五錢余辟兵申江時得之爲沈均初孝廉樹鏞易去

不是墨海陽汪氏造無年代腰圓式

白墨長方形約重四五錢老友朱月椒云是外國所製余未試磨亦不知命名之義

邢子愿墨方建侯製陽文替卽邢白題漆邊重八錢長方式古香可愛

程夢陽小象墨方巾深衣半截身單邊重三錢餘質輕如葉正面象背有貫破漆匣計十二挺皆有白綾囊囊面有頂煙二字一時朋好分購而盡

周櫟園大牛舌墨面書櫟園先生珍賞背賴古堂裝皆陰文四圍黑漆光潤而有細裂文隱隱約重三兩餘

虞山錢牧齋有蒙叟墨正面牧翁老師珍賞背爲天下式旁注門人吳聞禮製長方式五錢重又秋水閣墨重約八九錢牛舌形面同上背秋水閣三字有闌旁注門人吳聞詩製滿身綫雲環繞陰文字皆居中後讀紅豆集知吳氏昆仲皆歛產集中有秋水閣記

蘇齋詩境墨面縮撫放翁石刻詩境二字長方形約重六七錢陰文下署覃

溪款

漁洋山人墨面蠶尾山房製長方式蘇齋所撰復初集中有題詠

商邱宋牧仲舉墨一挺面清德堂旁雙龍文撫吳時多惡政仁廟南巡御題清德堂以賜背牧翁先生清賞長方式重八錢又自製黃海山花墨扁方形約有二十餘種余曾得四五挺面畫折枝山花背題所咏漫堂詩集中有咏山花詩五絕二十首皆載山中上俗之名不見于羣芳譜

徐司寇墨正面紫玉光二龍銜珠背東海徐健菴製長方式重五錢有曹素功小方印

阮相國墨碑形面碑頭橫列日積古齋打碑墨兩字一行下半截光素背下截江秋史錢梅溪同造皆作古篆重二兩扁闊而薄按江名德量歛人

秋史自製墨泉刀形面即墨之吉貨稻芒文背秋史款漆邊極黝澤重二兩
又一種與梅溪同製亦泉刀式煙質稍遜又一種四面綫雲牛舌形約重兩
許正面蠨藻閣再和墨楷書陰文背面橫列曰邵格之方正程君房方子魯
分四行亦楷書老友顧湘翁云蠨藻閣即秋史讀書室名

黃小松墨腰員式正小蓬萊閣隸書四字背嘉慶□□秋日小松氏製約重
五錢

屠琴鵬墨長方員首足面琴塢書畫墨背嘉慶十七年九月□重五錢

汪心農居士穀得明季阿膠一巨篋嗅之有菊花香遂自製墨最上乘者曰
白鳳膏重三錢背心農氏製其次曰菊香膏大字背乾隆辛亥心農製字稍
小又有兩種曰知其白曰知其黑背心農氏製字皆王夢樓太史書各重五

錢半隨園每託心農以菊香膏料造墨分貽名公巨卿余所及見者如秋帆
尙書吟詩之墨腰圓扁形綫雲環繞陰面隨園叟袁枚製一曰思元主人吟
詩之墨長方式背隨園叟袁枚恭製主人爲豫邸世子一曰敬齋相公吟詩
之墨背倉山叟袁枚製長方式圓首一曰雨窗先生吟詩之墨阿林保一曰
麗川中丞吟詩之墨奇懇類背皆書隨園叟袁枚製形色同前皆重六錢其
分遺女弟子者式如白鳳膏重三錢面閨秀吟詩之墨背隨園手製老友黃
心齋幽珍云隨園廣交遊內自王侯外至封圻尙風雅者無不造墨贈遺如
禮邸世子小倉山房集中見其投贈詩文必有贈墨然余生平所見祇此數
種刼後更爲希覩若近時肆中所售隨園先生著書之墨真同泥古最爲贗
品下乘明眼人咸能辨之

余家舊藏大墨一挺曰欲其黑兩面同上重一兩道光八九年先君司鐸陽湖得見居士次子桐生別駕于試硯齋承其惠快雨堂題跋二册菊香膏四笏歛硯一方云白鳳膏已罄菊花香膠料亦無不能再製矣

少穆先生拜疏判牘之墨背道光某年月約重一兩四圍細金回龍文長方式

冬心先生墨贗者最多真者余僅見大半段長方厚闊邊兩面皆作漆書體面五百斤油背冬心先生造字背陽面陰極肥約重七錢

明人仿李易水墨亦祇見過半截圓首有邊上一孔洞芽可佩面曰龍文下做廷珪等字背有嘉靖四三字惜僅餘半寸有奇不能計其分兩

吳去癩墨 拭得之海寧查氏尙有原貯漆匣長方罩蓋如束倭器式木胎中

粘白絹有吳氏選製小方朱印文墨俱作博古樣僅四種大小厚薄輕重不
等中惟一蟬形最小不及二錢餘皆完好無裂紋惜不能全記其形狀矣辛
酉冬游鶴沙與邵格之墨同歸鄭齋主人

程晉田自磨墨面半截小像科頭陽文約兩許晉田名振甲爲名進士歛人
僑居吳門曾充銅商而大折閱因自號晉田取無心意思而不知究作何解

標按程字木庵好收藏金石余刻有木庵藏器目○程
作田號也國名振甲程木庵名洪溥也國之子江注誤

嘉慶年間館閣作書盛行俞稼園墨面笏齋膠法背稼園俞氏造重六錢長
方式一時備殿試朝考之需一挺易銀一兩北方風燥惟俞墨可免坳裂曹
素功休寧墨工繼程方而起于康熙朝六飛臨幸江寧進呈所製墨蒙賜紫
玉光三字後充貢選煙及發售者有雙龍文銜珠皆扁方形周圍貼金無邊

廓陰文楷書填藍款則陽文重五錢千秋光同式後曹氏後裔列肆于皖于吳門常在乾隆年間余嘗攜舊所得者眎之云此種康熙時制作今不但此種烟料久斷即墨之木模亦遺失久矣余猶記前人云墨欲黑茶到白欲試其黑須得蜀中冷金箋或以黑漆板試之黃色青色居多曹氏選料極精得邀睿賞有以哉曹素功歛人原有誤

孫古雲墨面五千椎背古雲品定皆手書重五錢

陳曼生墨面種榆仙館曼生製約六七錢漆匣五色漆畫花卉精絕曼生詩藁其女夫趙蘭友校刊竹冊雙線彷彿宋體寫亦古雅

曹文敏大墨重五兩餘高數寸添邊長方雲龍文下爲波濤皆陽文按文敏即文正公振鋪尊人名文埴字善原

彭文勤公墨亦巨挺

王味隴精于製墨余所見充貢巨挺名花十友面御製咏花詩隸書陰文背折枝花陽文約五兩餘一挺漆邊長方形味隴官箴以墨敗而選煙頗佳曾刻類帖八大册似尙風雅與隨園往還小倉山房詩集中見之

徐靈胎子名穉號鼎和一號榆邨納一伎曰李秋蓉貌姝麗妙解音律靈胎翁爲之著顧曲雜言惜蚤世榆邨繪圖製墨徵詩文墨長方式面秋蓉度曲小像背句曰展卷漫嫌顛賴甚秋蓉本是斷腸花重五錢

錢梅溪善趙吳興體曾爲成邸捉刀尤蒙蘇齋賞識梅翁爲武肅王裔王曾鑄金塗塔翁因選隴窠佳料作金塗塔墨塔形一片厚半寸面金塗塔二篆字背□十□世孫泳仿製

高麗墨六面涂漆面有翰林風月四篆字隱起箕在中江購得一挺係海舶帶來者直甚廉試之黯若上炭硯質稍細者磨試即損不必大小西洞石也然樊榭謝趙功千惠高麗墨詩仿山谷體歎賞不置注中亦翰林風月篆文正同蓋樊榭于六法不甚留意故詩箋尺牘兩傳絕少殆以此墨遠來方物未嘗一試耳按國初享重名而不善書者爲漁洋山人每令門下士陳子文奕林古人信捉刀乾隆時有厲樊榭及全進士祖望袁大令枚

日本國最重文墨所製險麋甲于東瀛諸國嘗刻古梅園墨譜前後編仿程方者曰仿唐各圖繪畫細若毫芒係領帑而造前叙後跋悉其國中各流書法多學宋代蘇黃米蔡四家首列鎮庫墨一巨挺長尺有咫圖是縮本儼然一碑墨工松井氏余曾得松井畫松一小屏松兩株一濃一淡用高麗紙裝

池國中制制作流入洋舶而來墨編中紀元曰文化考吾妻鏡及翁海郵補

編大約在中國乾隆時

標案文化元年甲子當嘉慶九年十四年
丁丑改元當嘉慶二十二年見和漢年契 墨

皆貼金證之譜相合道光中葉購得多品皆有本色本匣較勝中華之用漆

一曰九英梅面詩背折枝梅花九朵闌漆邊極光潤一曰達摩尊者渡江像

無邊貼金一落花流水亦無邊貼金兩面波浪文一有花朵背五言詩一句

字陽文漆一狹長有三寸餘狹漆邊貼金而字極纖細試之有光澤遠勝

中華墨工手段真一點如漆者又購得四五挺亦漆邊滿貼金文多不能追

憶矣鬻墨者云墨皆藏于百一山房孫文靖士毅家故物也按文靖有文房

之癖嘗得石子各有題品適符百一之數因名其齋

標在京師琉璃廠肆
見日本多賀城碑墨

一錠已磨去下半年戲碑爲日本最古之刻故模作墨
也後至日本訪之碑尚有拓本墨則無知之者矣

張長人仁熙有墨癖藏古墨三十六品著雪堂墨品後盡歸之宋漫堂宋與之同嗜亦得三十六品著漫堂墨品與筠廊偶筆二筆怪石贊同付手民相傳宋在黃州時以友朋所遺之酒和一處名曰雪堂義尊竹垞老人後知之云何不以各家墨椎粹和膠重搗成劑名之雪堂義墨乎越百年蟬藻閣

竟有再和墨

標案再和墨有御製者金冬心五百斤油亦再和墨

程君房大約有墨譜十六巨册前題後跋皆有聞于世圖繪之工丁雲鵬吳左千居多瑠鏤之精爲萬歷時稱絕作因夥友方于魯建元負心册後附中山狼傳并圖四幅所記負心者不匿于魯然于魯亦以墨鬻起家中山狼傳一出方氏蒙垢遂刻墨苑一書以相敵并出資購此傳故傳世者絕少方氏書刻工不及程氏即松煙工料亦不逮乾嘉年間藏墨者置程方二家不

加品藻以其設肆不足珍賞第至今又越百年且遭兵燹即程方所製之墨亦不可得相傳二家皆有上乘凡一兩以內者皆名流託造無不佳妙若大塊文章祇堪悅目耳近時出有九子墨九師圖形墨亦借二家之名實則爲贗品之最下者

散氏高大員墨約重斤許漆邊面縮撫高篆全文陽識背楷書散氏高三字兩舊藏巴予籍家憲祖故縮撫篆文絲毫不爽劫後見之骨董肆因索直昂手拓其文未幾高即爲人購去巴善篆隸刻有印譜蓋徽商而家于邗江者汪容甫中有別傳極推重之標見慰祖有銅都承盤字體換散氏盤酷似今藏錢塘汪印亭鳴鑾師處

陸友仁著墨史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皆紀南唐兩宋有元諸墨今無存于世

者

宋觀察思仁服官東魯多惠政而極風雅有竹梧清嘯圖乾嘉名士題咏將徧桂未谷曾游其門歸田後製家傳一經長真墨重五錢漆身漱金又自爲生壙有培圖墨祇見其四扁方形面列墳旁山水品題之背有替約五錢窮知其白背時齋氏製選煙雖不及菊香膏而料亦佳而背皆時齋自書按時齋爲汪文端公之子名承藩

吾家鴻寶季父製心太平軒課詩長圓墨隸書楷書皆有五錢重嘉慶某甲子某月

烏衣玉玦隸書面

王鶴舟謝

製背道光某甲子漆邊乃曹素功家頂煙重五錢

易銀五錢

老友黃秋士婁邑小蒸里人道光中葉游吳門爲陶文毅公謝所知善山水

工人物擅詩書畫三絕之譽文毅遊惠山秋士繪圖鐫石嵌于聽松菴壁又畫竹鱸圖石鈔圖同時鐫刻秋士挾其技于吳門設顏料印泥箋絹列肆于門廳後爲畫室名花瓷盎柴几無纖塵日有賓朋踵門求書畫嘗飭工製墨一曰湘華館選煙背有年月細邊五錢重料最細乃自用者一曰衍波閣選煙分兩同肆中應客之求惜所製兩斤墨規後從未見過

海陽汪元一墨側有崇禎某年製

櫟園先生嘗蓄墨萬種歲除以酒奠之作祭墨詩其友王紫崖話其事漫賦
二律見梅邨詩集按先生喜徵人刻印作畫著有印人傳讀畫錄兩種行世
墨表上下兩卷禾中名士戴松門光會輯自明初以至國初皆出自收藏每
挺注分兩長圓方橢各式惟缺圖列隔三層校雪堂漫堂墨品所記詳盡多

矣此表于道光辛丑冬與張次柳少尉凱同遊西冷所得次柳爲白也應公
太守子隨任吳門少年好學兼有墨癖遍搜廣採郡中諸人所蓄大率歸之
自明初至國朝約二百餘挺余爲之作續墨表較前表多逾數倍後余遊九
峯三泖間公子因回避改赴湘江旋遭兵劫歿于寧紹差次嘗于中江晤其
弟權詢之云所藏一無蹤迹矣惜哉

次公嘗得程君房墨二寸半見方正面上書飛龍在天下程君房製皆篆字
背面繪龍古色古香乃其祖松阿先生舊藏又秋水閣牛舌墨二挺與康前
所得一模又有兕觥歸趙墨正面列兕觥形陳于几背面乾隆某年製亦難

得者

標按次公者乃常熟趙次侯先生所
居舊山樓有花木泉石之勝多收藏

咸豐初年余於玉峯集街得墨一挺漆邊約重兩許正面陽文壽山福海背

面順治某年製

元有朱萬初墨邵安父與萬初帖云深山齋居鑪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
乏絕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搗治之斫楓肪麝和之每焚一丸足
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爲
一日之供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
之與畫謎字與禪也

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煙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金一斤人欲倣爲
之不能此之謂墨妖

休寧汪近聖繼曹素功而起嘉慶道光間甚著名選料極有佳者規後惟胡
開文盛行微嫌用膠過重近有續開詹姓墨鋪以舊模製墨料既不佳且有

一面冬心款一面方子魯造冒昧從事實爲墨上笑談

蜀川箋紙綵雲初聞說王家最有餘野客思將池上筆練裝紅葉不堪書此
唐鮑溶寄王璠侍御求蜀箋詩因知蜀箋著名不獨薛濤一井也

小印分明宣德年南唐西蜀價爭傳儂家自愛陳清款不取金花五色箋宜德

貢箋背有宣德五年造索嚙紙印又有九百山陰何敢望澄心百幅亦應

雜從今稍變歐梅例一首詩須博一番歐陽文忠以澄心紙百幅貽聖俞聖俞有詩東坡有句詩老齋

空不一留百番作百金收之句上兩詩見查初白敬業堂集風趣可想

咸豐三年夏於茶肆見一人攜一長匣至啓之祇素紙一幅長八尺闊五尺

餘潔而甚薄堅韌異於常紙紙角有仿澄心堂製五字不識年代殆貢餘之

紙耶標有藍綠小粉箋方尺餘上有描金山水及花卉極工角上印乾產年仿澄心堂造小隸書朱記素紙當亦同時所造

側理紙見鈍丁研林詩集有長歌注云趙氏小山堂藏有側理紙一幅純廟南巡駐瀾時獻之蒙綺錦之賜

標在粵東曾見之康熙如大箔無首尾紙上有細草痕邪錯重

榮上有御賜印記

老友陳柏君大令酷嗜古本類帖而不喜碑且手能裝池有米老之風曾覓得康熙年間闊簾羅文紙數頁周圍暗花邊皆六尺正託杭城造箋紙良工王誠之爲之加椎染色同於古製誠之云今僅有狹簾羅文紙料短小皆出於竹簾闊簾乃銅綫織成久已斷壞無人繼作咸豐初左青士寓袁江時於一紙鋪覓得大羅文紙五十餘幅皆闊簾所製此鋪尙是乾隆初開設每年售此紙僅一二幅故貶價全數歸之青士余曾乞得一紙質頗厚可揭開椎拓碑帖因未經椎染也庚申冬在申江書肆得仿宋詩人玉屑一部所觀皆

關羅文副葉亦用宋紅筋羅文質薄而韌更勝關簾多矣今問之紙店無有知之者

熒箋海苔箋高麗最擅名每見董文敏所書鏡面繭紙瑩白如玉以之揮灑柔翰至今墨彩如新國初諸家尙有書此紙者今所買大率蟲盟者多遠不如日本製作聞前明每以上用之紙頒賜侍從至宣德朝有五色雲龍箋兩面磨蠟最佳非今之蠟箋觸手即碎者可比曾見李文正東陽奉使充郡修造孔廟途中記事詩紙五段用篆隸草行真五體大約紙亦六尺正惟手卷極高後有孫高陽承宗錢蒙叟謙益瞿忠宣式耜三跋李詩載懷麓堂集孫爲文正門生蒙叟乃高陽門生忠宣又爲蒙叟門生四世聚於一卷可謂藝林韵事惟後之題者每不滿於蒙叟殆欲以人廢言耶

虛白齋紙宜書不宜畫許氏因梁山舟而設此其店友王誠之所說雲間鞠松華善製粉箋於純廟南巡時經進特蒙睿賞嗣後每年辦例貢於華晏兩邑支領工價每次約七百餘金余遊婁幕時尙見鞠氏支領紙價而紙質工料俱極不堪有名無實徒糜費錢糧而已

曝書亭集敬業堂集均有造紙水碓聯句形容製造極其詳明

均初家有藏經紙一卷計五幅中有朱文楷書印記曰法喜大藏整張未經揭過

梁山舟晚年專用羊毫類羅庵集中有筆史一卷中有弔潘岳南詩云可惜岳南亡已久一番抽管一悲涼同時後輩有蔣山堂仁亦專用羊毫即小楷亦用之轉健遂薦於山舟潘生亡後其法亦絕至道光時有李馥齋能作卷

心大可作擘窠小可作楷即朝考廷試皆可揮灑須一金一枝名噪京師吳門則陸榮昌爲最佳善作紫狼毫顧耕石侍讀元熙極賞之字之曰蓉仙陸之後有池玉書嘗云穢齋深得古法以紫毫而兼羊穎尖齊圓健四德俱備此法今失傳矣

石庵相國專用純紫毫暹瀋稠膩真一點如漆人笑王愴甫用濃墨王升汝未見相國作書耳蓋王官國子先生時曾入相國幕府司箋奏也

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混鋒長則滋潤自由余案誠懸所說洵製筆者之金鍼然非法書名家亦未易解此

王海日先生華澄泥大硯質鱗肚黃色四方形徑尺中起圓臺四周罅中皆細文波浪層疊取海天旭日意皆有先生自銘四側皆明人題辭看款楠木匣匣面亦明季及國初人題識按先生爲陽明父明史有傳

蓮鬚閣大硯番禺黎美周遂球故物頂側篆書蓮鬚閣三字石乃明末之水坑凡翡翠釘白玉點鐵捺悉備然石材太巨故瑕瑜互見美周粵東名士邗江影園雅集各賦黃牡丹詩冠其曹當時稱爲牡丹狀元

十硯齋主人黃莘田藏硯最多余四十年前遊雲間曾得其一背有記六七行爲十硯之一後於吳門得一小方硯中起一圓臺臺下環繞波濤文突起皆刻莘田銘下方印曰黃任咸豐己未冬得大硯方而四角模稜天然形而刻美無度三字厚一寸四方八寸面微窪以受墨濬旁鐫非君美無度何以

□瓊琬十字此十硯之甲品靡顏膩理拊不留手令人意消劫後復得雲月
硯背傅玉露題畫赤壁圖陽文雲月在面上左首山石崎嶇水波微雲各極
其妙兩側圖章三下刻吳門顧二孃製篆書此硯爲潘椒坡攜至楚北武穴
遇火甯僅賸半截莘田曾任高要四會正開坑采石故所購獨多罷官後攜
至吳門佳石多付顧二孃手琢而自爲銘題品其甲乙其友劉慈贈顧詩云
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亦
見隨園詩話同時瀾江陳星門兆亦右詩貽顧見陳詩集莘田善詩工書
其詩注中引顧二孃逸事云能以織足踏機軸之繩卽知石之美惡古人有
履豨之伎同於庖丁解牛真神乎技矣莘田初刻詩名秋江集木幾板片散
失閩人爲之重刻且箋釋之聞不肯媚上官因之被劾歸舟渡江以巨幅書

大字曰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懸之檣竿風趣正不惡也莘田係康熙某科乙榜至乾隆某年重賦鹿鳴年已八十四五矣

順治三年丁亥至康熙廿六年丁卯凡六開坑廣東新語云予少時頗蓄硯

以熊開府

文燦

所開石爲最次則耿藩所開

一云尚

藩按熊在明末尙藩削於康

熙十九年則開阮在六次之一又竹垞說硯云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按竹垞度嶺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已在六開阮之後矣又雍正三年冬開水巖吳繩年官肇慶府著有端溪志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孫春巖嘉樂官肇羅道開采西洞初啓工忽有虎來攫食犬豕日夕守臥不去繼之春水驟發工不能施而止四十七年冬方伯鄭公源瑞捐俸開采命郡伯袁香亭澍董其事以時促獨開大西洞惜春水驟生獲石無幾製硯百二十方袁公爲作端溪

硯譜記嘉慶紀元八月肇慶府廣玉開坑得大西洞石六千塊有奇小西洞石約千塊廣有開坑記刻石六年知府楊有源復開道光八年冬高要縣丞陳銓履役戽水至洞傍力盡而止未至西洞也道光十三年冬盧厚山宮保坤撫粵適歲祲與同官議以工代賑十一月開工次年正月取石三月水長封坑吳石華爾脩目擊其事著端溪硯史三卷老友王鶴舟玉泉官粵久頗知各坑石質曹翁秋舫載自力亦佳因翻刻硯史圖皆黃秋士繪嘗以水歸洞硯贈左青士所謂梭子式玫瑰青花水歸洞在大西極深處最難得者中江徐紫翁亦巨眼嘗云硯品至虛坑殆觀止矣且以前開采一次有一次之良材色澤各有不同余於坑中見一硯腰員式蕉葉白之上乘名冰綃周圍有銘紫翁自著肆主索價太昂旋爲他人購去希世之珍失之交臂惋惜

累日米南宮硯史所論與今不合蓋宋時盛行歛縣羅紋今好古家尙有藏
弄者若水阮之眉紋刷絲亦發墨未可厚非 南唐李氏有墨務官專督采
歛石是爲采石之鼻祖附識於此

袁壽皆 儋家藏其先德五硯築樓於楓橋家富藏書五硯拓本冊題咏不少
余避兵申江見於查氏乃五硯中三硯一爲元靜春居士一爲清容老人及
明袁 璣物元硯乃澄泥黃色明硯則山石旱阮硬滑查得之袁氏後裔其直
頗昂然只可品玩古人手澤不足爲文房揮灑之用 按劫後五硯尙存近
爲吾鄉硯秋谷所得

石田大江天然形向在白下某姓孫文靖公建牙兩江有某邑令緣事爲上
官齟齬勢甚危有友云文靖絕苞苴而愛石成癖若以重資購此硯以獻是

圍當可解某令如計以行費至五百金云咸豐間孫氏僑居閩門不但古雲
一支止有孤寡即賓華亦作古矣歲闌以此硯出售價四十金硯厚一寸餘
縱橫不及八九寸豫粒民立大守見之愛不忍釋而苦無買石田資不得已
脫貂裘入長生庫如其直明春秋士爲畫金貂換硯圖與硯之打本同裝一
時傳爲美談越一歲豫公隨王壯愨右督軍至浙同時殉難此硯不知下
落矣硯正面井形背刻陽文牛形六面皆刻字明代人居多太守盟心珍秘
從不示友共賞即打本亦不能乞一紙余先於飛鳧人處一見後於裝池壁
上匆匆相遇未記題者姓名然沈翁書畫皆鈐白石翁或得此硯而有石田
之號歟

紫山翁每以不得顧氏所珍石鼓硯爲平生憾事云硯背縮撫北宋搨十鼓

文石質乃明水院絕品嘉慶年間硯在京師蘇齋曾見之蓋露香園舊物也
顧氏有復刊閣帖影宋本內經見名從德弟名從義弟官方伯歸築露香園
覓異種水蜜桃種之成林實大如盃可重八兩俗因稱之曰半斤園桃今大
徑黃泥廡一帶皆種水蜜桃俗而顧氏桃久絕

紫山翁善書能琴十分隸尤妙所蓄文房精品極夥如硯則特賞廬院大小
計百枚皆有青花築百花菴以度之其最愜心者厘一枚如掌大以烏角沈
香製匣真翁山所品水肪也其藏漢雁足鐙處曰西漢金鐙之室嘗集乾嘉
以來題詠彙刻一編名漢建昭雁足鐙考按此器自王蘭泉侍郎昉得之西
安後歸孫淵如觀察星衍久度吳門虎邱孫武子祠淵翁庶出之子子明爲
吾吳石琢堂廉使繼玉愛增道光中葉器存石氏待售紫山以百廿金得之

咸豐五年歸之王雪軒中丞有轡聞今尙在閩中其他書刻如米南宮書尙
太后挽詞小楷乃世間絕無僅有墨寶尾有思翁臨本字稍大後有眉公跋
皆墨蹟并以明人刻石拓本同裝思翁臨閣帖十册亦真跡南田尺牘二本
改七薈琦舊藏又宋拓瘦本蘭亭孫退谷家藏肥本已歸之天府又宋搨紹
興米帖兩册與海寧蔣生沐家所藏爲一時饕蠟按南宋紹興時以內府所
藏南宮真跡及士大夫家皮藏者勾撫上石共有八册傳世者祇有此四册
蔣徐兩家倩名手何衣谷翻刻雖形模畢肖而神氣失之遠矣徐本後爲上
海兵備黃芳購去

舊藏康里子山研紅漆匣繪五采花卉并有蒙古四字在四角匣爲絹胎入
水不沈研面一瓶背刻銘十六字下書巉巉子山研質黃黑色澄泥不甚佳

中襯鹿皮一頁背面書崇禎某年月此研於道光乙未春吾師朱碧山太守
自邗江來曾寓吳門半月太守善指畫長幘大幅皆紙粘於牆爲之兔起鶻
突令人不敢諦視畧款亦懸筆以書真奇才也太守爲山陰人其弟曾爲江
右太守以耽嗜於煙罷官師因作說海傳傳奇刺之余時學畫遂以子山研
及舊拓般若壺題名爲贊

李中耆先生兆洛官鳳臺時以經術飾吏治百廢具舉其親家吳江吳山子
有翁邀之往同增修縣志暇時訪劉厲王遺迹土人訛爲琉璃王臺已久堙
碎甃甚多皆具五色細膩堅韌斫之大中研材小者隨其形篆作印章大小
不等山翁能自琢研佳者中翁作銘山翁每於午餐後令館僮攜具檢歸後
輒印盡爲鄧守之所得展轉售於澄江陳以和式金陳與余爲舊交曾拓以

見簡山翁爲漢槎先生後其家法但令子孫讀書入泮不許應鄉試至今不改

曹秋舫丈所藏商周鐘鼎彝器有七十五種刻吉金圖石刻以行世惜款識未據拓本撫入後盡數歸於張雲巖張償以五千金事在咸豐初至庚申粵寇陷吳張棄家遠避所藏諸器俱爲人攫取至蠡市求售其鑲座裝匣極精美城復後吳平齊郡伯得周齊侯鬯一器此鬯較阮氏所藏完好洵堪寶貴後又續得周齊侯中鬯同置一室署名爲兩鬯軒志喜也

秦二世銅權井闌形周圍刻兩世詔文頂刻大駝二字按大駝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密邑有大駝山注曰大駝之山其陰多鐵多美璽有草焉狀如蒼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猿又黃帝大行記有大隗山在密邑隗同駝器

高二寸下廣一寸二分上廣一寸一分八面頂徑二寸八分重漕平六十兩

厚五分半秦權見之著錄家多矣此井闌形則絕無而僅有也因詳記之

標案

此權今藏吳憲齋中丞家

秦權最小而完善者以次公所藏爲第一絕大者以吳清卿副憲新得者爲

第一小權乃始皇詔書尤可寶貴

趙氏美陽權詔兩代去年所見井闌大權亦兩詔亦清卿新得者其餘權量

度詔版大小不一真一時眼福

標按次公小權本余舅氏金匪華蓮秋先生翼輸物表姊嫁趙氏以此爲勝遂

歸舊山樓

瘞鶴銘水搨本首有鶴壽不知其紀也有序等字吳西村璣舊藏後歸畢澗

飛灑次公於劫中在申江得之後因晉豫奇灾遂以此帖與美陽權同售於

沈仲復先生乘 成得價五百金用以助賑亦盛德事也

仙壺係長柄胡盧屈曲盤結人功所造同於天生成者道光初年吳靜軒以三十金得之裝潢高供遂自號仙壺靜軒家素封酷嗜金石所交老輩有趙晉齋楊龍石徐問渠江桓香諸君其弟介人喜歌曲曾於虎阜下塘斟酌橋邊築長廊水榭每春秋佳日遊船燈舫皆彙集於傍乞趙次閑顏其室曰蕓香水榭昆季各樂其樂不十餘年家遂中落介人所居祇三四椽小屋無他痕迹靜軒則所購金石彝器法書名畫尙羅列可玩性情曠達絕不以貧富介懷自遭大劫收藏星散仙壺亦莫可蹤跡同治初元余族居申江梁溪鄒禹屏攜一壺盧來品評余一見即知爲吳氏舊藏原物因底及座皆有靜軒銘心珍賞小印王石香師鐵筆也禹屏向就錢穀席亦頗知醫聞甲子春仲

卒於滬濱仙壺一物不知又歸誰氏矣

仁廟初玉器尙有年貢有某姓承辦其事玉器九種中有玉押一枚其家西席某老宿學也見玉已裝潢將北行矣遂件諦視乃云玉押係舊玉宋做宋理宗故物也理宗享國雖久而陵爲元僧所發豈可充貢適齋中存有癸辛雜識備列宋代御押檢示居停亟以他玉易去越四十年余遊盛澤鎮遇徐蘭叔乃知此押展轉在伊處因於臂間解下出示押止寸餘高紐爲塔形上頂珠級模稜製極渾朴下且字滿身紅白牛毛紋真尤物也余避劫在中江知此押復爲紫垣所得重一把玩遂鈐三四紙以歸押尙完好惜塔頂玉珠微損耳後歸汪鑑齋翁漢珍藏

又漢玉印一黃一白黃色者爲牛紐白色者爲豬紐均鐫生肖乃一對也董

藝圃云係唐時某公主生肖攷據在某書今忘之矣二印始曾質於汪秉齋處兩次輒贖去後秉齋在滬但見白色豬紐者一印遂厚價贖歸惜黃色者不知在何處也

薛鐘鼎款識本宋刻石本余所見乃明人鈔本及萬曆時宗室謀璽中尉從石本復刊阮文達撫浙時得舊鈔本因令陳仲魚鰲趙次閑之琛作篆高爽

泉壇書釋文千種一律同於鑿空遠不及積古齋款識據拓本撫刻者嗣爲粵督始見朱刻本大悔奈幕中無何夢華朱菽堂張叔未諸君慫恿集事文

達意興亦衰否則粵東西梨棗木甚賤而刻工亦精可爲而不爲書之顯晦

非有數耶標見宋石殘拓本于吳密齋中丞家若以此舉刻更勝朱本余亦有之較阮刻稍勝耳

顧南原家藏有九字齊刀本石芝泉所藏後歸藝海樓李竹朋太守赴汀州

府任時舟過吳門必欲得之而不果歸於庚申大劫

咸豐四年夏有人從金陵鄉間來携古甌一由云得於城中甘氏甌四面有邊綫長工部營造尺一尺五寸闊六寸餘厚寸八九分黝鐵色陽文曰二年某月日云云造約十四五字麻布紋堅不受刃外有紅木巨匣六面刻字匣面記某於乾隆□年得之西安餘五面皆乾隆末攷古家窠定爲漢武末有建元時塲埴也索價三十金許珊翁韓履翁皆賞識品翫以議直不果曾邀李錦鴻在舍椎拓全文并匣上題記而還之廣州郡樓置元郭守敬所造銅壺滴漏乾隆末葉袁蘭邨權郡篆隨園老人以望八高年乘興至粵登譙樓觀此壺有七古一章詞暢義賅足資考證惜於道光中以燒燬洋藥爲外國人收此壺去數百年名物失去無蹤吁

標按此壺尙存余至粵會至雙門底觀見之

余嘗得牙牌長七寸一面答應長隨一面嚴肅胡盧式側有忠字第□號又
一牌錦衣衛長方式又一種曰尙衣局皆在中江時所購前在韓履翁處見
一牙牌長五寸餘一面御前答應一面嚴肅按答應長隨爲宦者見職官志
御前答應職官志所未載又於平望凌氏見唐銅牌二種一曰牌入印出印
入牌出一曰得入第幾重門又見銅牌一件長圓式約三寸有奇頂上有眼
一面橫刻豹字陸百貳拾伍號下刻豹形一面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
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按此乃明武宗時所製備豹房扈
蹕之士佩用標藏有豹字致伯伍拾伍號一牌又有駕牌同式一用
駕牌二篆字右龍字伍千壹伯貳拾壹號左出京不用
皆陽文楷書一面楷書御馬監隨駕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
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皆武宗時物又藏一牌約四寸餘一面
大楷書令字一面北平行都指揮使司夜巡銅牌篆字兩
行又楷書肅字肆伯陸拾柒號在兩行之邊爲建文時物

唐王瓌傳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錢爲鬼事焚紙錢昉於漢世瘞錢唐代因之故有寒食野祭焚紙錢詩句其禱神而用萬錢則自瓌始又就日錄咸豐初年九龍山側土人於古墓坍倒處掘得瘞錢一盞約數千悉宋孝建四銖錢

道光末賀大令際運任錫山邑篆時土人於沿塘岸側得銀定數枚狀則如龜久爲泥土所鬱色則如漆賀君另以銀易其一重三十餘兩按其刻字年號知爲宋時落地稅銀聞潘君椒坡官湘中亦得宋銀定一事定勝形長四寸強重五十兩文曰潭州大禮銀云云有年月鄉民一時鋤地得二十餘枚主人皆拓文寄惠今藏其子碩庭處

定遠方子聽大令游益罷官回籍後得金兩定約濬幾錢山中氓創地所拾

金爲五金之長久，繻不生衣，長不及寸，頂平下有文曰：郢爰。定遠爲楚地，爰卽鏤之省。豈金作贖刑，罰鏤耶？子聽爲之引證。經史撰攷一篇，茲不備錄。

余曾見漢軛一麻布紋，上有功曹傳送壽貴六字，字極古，亦前人壙中軛也。初見時不解，所刻何謂？後閱六壬書十二支神，各有別名，寅曰功曹，申曰傳送，方悟此軛雖有六字，實則寅申壽貴四字耳。

唐林緯乾藻深慰帖，刻石不甚厚，較今之書條石十分之四，而上下甚高，六面礪礮質堅，細膩帶青色，扣之作金聲，尾祇有收藏印數方，刻工刀直，下與今之敲刀挺刀不同。真宋刻也。壽階嘗以香墨由淡而濃，椎拓至七次，以餉友朋之好古者。後此石歸揚州江氏，價償三百金。壽階不甚願也。道光壬辰歲，得交壽階之壻貝簡翁，爲余言之，並以當時精拓一紙見餉。越十年，泉

唐惠秋韶兆 壬僑吳喜金石酷嗜閣帖類帖因出林帖相賞云自來類帖所
刻無出五硯樓藏石者其時長男 觀從惠游遂以此精拓一紙贈之後讀衡
山題跋於趙氏舊山樓有云林帖元人跋者五李侗士宏河東人官侍讀學
士謚章肅張仲壽本內臣帶學士承旨邵亨貞復孺陸人寓華亭袁子吳華
崑山人明初郡學訓導張子宜適長洲人終宣課大使諸跋謂此帖即宣和
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小璽二似爲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
收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內府記印即折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勳龍大
淵鑑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經曹龍之手未可知也
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閣鑒書博士此帖印記
特多且有秘笈字蓋其家藏也張仲壽所題亦云曾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

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爲陳氏題者後歸吳江史明古鑑輾轉爲吾師匏庵先生所得故余數獲觀焉按衡山題跋僅有抄本於趙氏舊山樓見之其記林藻深慰帖極詳附錄於此

曹秋舫丈藏味古齋惲帖石刻皆陳葦汀墩句撫上石後家落乃售於曹聞

粵寇據城改築盤門以吉金圖惲帖石片砌城牆堞此與明人以閣帖木板

改作馬槽何異洵可慨也

標按吉金圖今日
木有翻刻本極精

蘇米齋蘭亭致纂輯三十年始付刊而瘦本蘭亭未見宋游丞相所藏宋拓十種蘭亭亦未見游本今爲海寧蔣生沐煦倩何衣谷翻刻所刻石尙在

黃垓顧南原收藏漢碑最多嘗著隸辨一書千碑一律不及隸篇遠甚後盡

歸彭氏先叔鴻寶公與顧仲山翁昆弟交嘗假各種帖臨摹古色輒面瓷青

籤泥金題識皆二林先生手蹟有明初拓本中明拓本皆爲罕見

標按各拓本今

尙在彭氏原裝未損曾向子嘉戶部借觀亦未能稱至精之品

平原平復帖墨蹟尙在真定梁太保家蕉林相公刻秋碧堂帖用以壓卷至
乾隆朝梁氏子孫進獻於朝因御刻三希堂帖首卷王廙王珣皆東晉後葉
也眞蹟後賜成邸因築詒晉齋以藏之道光初薩湘林都統爲成邸增曾細
心雙鈎一本適祁文端公嵩藻任江南學使薩付此鈎本囑其覓良工精刻
學使轉託李申耆山長董刻石存澄江節署以較梁刻奚翅八壤蓋平原眞
蹟全用秃筆純是枯鋒新刻光潤全失其眞秋碧堂帖共八冊世間尙有可
復按也

吳荷屋中丞有帖鏡余未之見毛憶香師懷帖考曾於藝海樓見之皆鈔本
近惠秋翁兆壬集古今類帖編次成四卷手書四巨冊搜羅宏富足資攷證
今在虞山翁吉卿處以視問者軒帖攷寥寥數葉不可同日而語矣

嘉興程蘭川司馬余畏友也前需次吳門時朝夕相聚出示宋拓絳帖殘本
三四冊即庚子消夏記中所錄者每卷有朱筆小字退谷翁手蹟也蘭川悉
心排比著絳帖攷及南邨帖攷兩書旋奉檄權篆江寧北捕別駕所藏宋拓
碑帖及兩書稿本皆攜以赴任癸丑年江寧城陷蘭川殉節珍戔各件悉燬
於兵惜哉當道以忠義奏聞得旨贈知府銜恩蔭如例按聚珍本絳帖攷
有朱竹垞跋語亦殘本也金曾槃絳帖釋文六卷鈔本舊爲張叔未所藏余
於蘭川案頭見之亦曾假錄於劫中失去

越州石氏帖目有唐白文公小楷備載二十七種之目見中興館閣錄

宋陳

余在中江得汪氏藝芸書舍藏本乃明人手鈔後爲均初易去世不多見之書也

槎客拜經樓叢書中有國山碑攷等書皆客宜興時所作碑則親至張渚手搗麝蠟剔蘇於荒郊寂寞之處窮數日之力乃縮撫其文絲毫不苟可謂極詣矣砂壺攷則與老於壇壝之工講求其事兼採輯先輩及同時名人之題咏成書一帙真非易易樓中所藏碑帖書籍字畫因居住幽僻未遭兵火劫有飛兔人結伴至其家捆載至中約直三千餘金蓋與槎客酬酢者皆乾嘉名士不但卷冊等可得厚值即往復詩箋尺牘無不爭先購去唐蕉翁得南宋巾箱本老子文子二種又鈔本記明末國初事野史數册

方南堂徵君題聖教序詩黃金費甲鑄虎賁王孟津按聖教序明翻本有三
一爲費甲鑄一爲王孟津鑄一爲吳周生蘇齋云成化以前碑未斷吳周生
本有董思翁題跋見容臺集徵君題九成宮碑詩作僞吳兒拙形模似轉非
是書皆尖瘦此帖獨爭肥字減求貞吉碑殘說管城句謂秦版也按琢堂先
生題跋云當時以北宋精拓本鈎摹入石秦氏爲故家大族家多宋板書籍
用書之眉頭以程方墨椎拓即裝池紙絹錦等亦皆舊藏故可亂真

余曾得董文敏小楷書臨聖教後序有款無印後有錢魯斯兩跋亦有款無
圖記

僑寓申江時得元俞紫芝蘭亭真迹用藏經紙書後有跋筆法章草向藏項
氏天籟閣有子京款識一行半又有夢樓書楷跋無印記

淳熙修內司官帖尾行淳熙十二年乙巳九月十一日初白老人得此帖有詩見集中按曹士冕法帖譜系云十二年乙巳二月十五日撫刻上石又曹昭格古要論云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撫刻上石皆誤

嘉定邑令趙北嵐曾萊陽名士曾刻人帖專取萊陽一邑忠臣孝子名流法書皆從墨本句撫上石一時名重藝林同聲稱賞越數十年楚北周春田郡侯鐫以名進士守吳郡亦刻人帖徧搜列省忠臣孝子筆墨貪多務得或有驚其名重從類帖中轉摹上石者博而不精贗本甚多較之趙君所刻誠天壤矣劫後周刻人帖石多散棄適合肥蒯子范大令德模宰長洲多方搜覓竟得完全分嵌平江書院廳事壁中亦風雅之一端也

貝簡翁刻千墨菴帖寶嚴集帖皆元明真迹句撫上石刻手爲喬鐵厂方雲

常皆用挺刀法以善刻齊名余前購諸墨亦師貝翁之意取其最遠者然古墨流傳絕少至遠者不過明初若墨史所載從未見過也

錢竹汀宮詹墓志伊墨卿書武虛谷墓志蘇齋書金文簡士松墓志紀文達公撰文蘇齋書曹黃門錫寶墓志朱文正公撰文亦蘇齋書此四種均選工精刻不爽毫髮向俱藏於某權要家識者比之爲半間堂乃石入權門甫逾兩載冰山忽傾籍沒其家碑始椎拓傳世

余年十九負笈讀書膠東因得追隨諸老輩在川學齋黃次歐翁出明萬曆時初搨曹全碑并碑陰後有顧南原彭尺木兩跋按南原作隸辨所蓄漢魏碑皆明搨致佳本共三十餘種後悉歸之尺木先生余獲交其子仲山丈曾假曹全碑臨摹數月乃兵燹後訪其消息亦罹庚申之劫矣

舊藏冬心翁著作最備其自序一卷用宋紙方程古墨輕煤研印每半葉四行行二十餘或十餘字丁鈍丁手書精刻古香古色不下宋槧雖在鏡下讀之墨采亦奕奕動人餘如三體詩畫竹畫梅畫馬自寫真畫佛共題記五種皆以宋紅筋羅文牋研印詩集續集研銘用宣紙古墨刷印皆墨箋作護面狹籤條所未見者自度曲一卷而已

標亦見冬心翁用宋紙印所著書
神似真宋所差者墨色稍光亮耳

仁齋直指狹行細字明初刊本二十冊中字本則稍後在中明時

周府袖珍方正統十年民臣熊宗立刊黑口每半頁十六行行三十字十二冊乾隆朝士人沿明季書帕習氣往往重價購宋元板書以充羔雁而書估黠者又割去明之紀元冒爲元刻余見過兩部皆割去紀元昨見一部則首尾序文俱全乾嘉時黃葵圃翁不烈每於除夕布列家藏宋本經史子集以

花果名酒酬之翁自號佞宋主人同時有顧千里廣圻與之同癖爲撰百宋一廛賦刻入士禮居叢書內

蘭修端溪硯史余親長秋舫翁復刻翁覃溪蘇米齋蘭亭考八卷太康張公子次柳復刻於吳門均遭劫片板不存

瞿木夫中審嘉定名士錢竹汀宮詹女夫官楚湘藩幕其時適開湖南通志局凡金石一門皆木翁獨任排纂工竣後曾抽印百餘部携歸今所傳湖南

金石志是他書約六巨裘不復記其卷數又著古官印攷及吳都文粹續編

古官印攷自漢至唐宋遼金元不知者闕如原本在吳平齋案頭見過翁叔

均大年嘗補其闕又推廣編纂唐宋以來符牌攷成書一卷亦未付梓標按此書

稿本今藏其同宗印若中書殿處木翁所藏有五銖泉山曼生爲作密行細字頗到錯亂不易排次也

標按木夫自題室名曰右泉山館又得元銅象於典肆重四十餘斤又宋拓馬悅素小

唐碑小隸書木翁亦題有六七跋今歸南匯沈均初海內孤本也

舊藏右軍小楷金剛經宋搨羅紋箋中闕一葉陳生共遺補其經文倩吳門吳文玉手裝左青士太守藏有宋搨東坡書金剛經小楷爲明趙子函舊藏本丁敬身小楷跋及題詩有六葉

盛澤鎮即明人所謂西邨也史明古鑑隱君曾居其地石田翁與有戚誼嘗繪西邨圖以贈流風餘韻至今尙存如玉勺山之收藏書畫金石曾刻書以傳世顧氏收藏亦夥有宋拓舊館壇碑最著名係嘉靖年標國朝康熙某年修識於冊之背面索直三百金曾於紫山寓中見之因議價不果越數年吳荷屋中丞榮光罷官過吳門駐舟平望介翁叔均至盛澤取到亦議價不合

但令叔均雙句其碑而還之中丞在蘇日至辟疆園評鑒湘舟所藏金石書畫法帖乃取雙句本上石今在園中

湘舟最好事嘗爲貝澗香翁鏤翻刻明初拓七姬權厝志藏於千墨菴中三十年前曾託潤孫信三孝廉乞其拓本澗翁又有滑臺新驛記劫後猶見其拓本原本宋拓極精向藏於石氏清素堂遭亂失去四本留心蒐訪已爲嘉興唐丈蕉菴所得余嘗向乞於翻本細審並雙句原文以補其闕今滑臺記原本殘拓已歸潘君鄭盒而七姬志則并翻刻本亦不可得見矣

國初博雅中丞有二一爲卞令之乃三韓巨族收藏甚富嘗以所藏法書名畫編成書畫彙攷寫樣上板有四十巨册洵大觀也一爲宋漫堂商邱大家然宋所藏不及卞遠矣

前塵夢影錄卷下

吳徐康子晉撰

金石存爲山陽吳山夫 摺著體例謹嚴祇收篆隸向來只有鈔本惟蜀中刻入函海內是書爲李雨村編纂意在貪多不刻足本沿明末刻書者之弊收藏家在所不取嗣同邑李尙書宗昉兼大司成時命學正許珊林榷校刊金石存凡寫樣印訂同乎宋元舊籍蓋不惜重資而所託得人也書凡四冊字皆仿歐陽率更體

任渭長原刻劍俠傳板已失於劫中原本三十三人每人有贊正面繪象背葉刻贊今市中所售刻本皆展轉鈎摹神氣全失矣渭翁畫本最多顧良庵世丈藏有六大冊皆昔爲姚梅伯孝廉所繪者題詞皆梅伯所著驚心動魄

得未曾有良翁在寧紹觀察時值梅伯久故其家索價三百金出售竟如數與之余在怡園展閱二次其奇絕處真不可思議有觀止之歎

盧熊蘇州府志四十巨冊狹行細字黑口明初刻本余曾於獨學廬見之其時石琢堂先生正脩府志故插架有此後於藝海廬又見一部乃鈔本

熙朝雅頌集四十本自國初至乾嘉時彙選宗潢及滿洲蒙古奉天諸詩家搜羅殆盡兩江督臣鐵保刻成進呈

貞蕤詩鈔日本使臣朴齊家著吳山長省闈主講紫陽時彙入藝海珠塵

毘陵六逸中有南田詩鈔康熙季年刻後蔣生沐又於法書名畫碑帖中彙集南田詩刻臧香館集均刻入別下齋叢書又取陸梅蘩鼎詩稿顧醉經承文稿刊刻名吳中兩布衣集宋桑世昌蘭亭攷元俞壽翁續攷皆已刻入鮑

氏叢書又楔帖總聞乃汲古閣刻流傳甚少及蘇米齋蘭亭攷八卷出直可
壓倒一切

吾妻鏡二十四大册劫後於坊間見過已缺一本聞後爲廳侍郎所得按吾
妻日本地名鏡同鑒皆紀其國家之事編年紀月同於中國通鑑此書日本
所刻在中國明萬歷時與東醫寶鑑相先後老友翁海村曾有鈔本並續修
之書惜翁已作古末由借觀

雪栖法彙三十三册原板已失近許中丞乃劍吳方伯在籍與糧道如公山
三人發願以原書翻刻奈梨板不易購及至書成刷印許吳二公先後均歸
道山如公亦升長蘆都轉三人皆未及目賞佛家以緣字補儒家六經之缺
觀於此書益信

大般若經六百卷向只有鈔本數年前邢江高僧妙空發願刻全藏於揚州泰州江寧江陰常熟杭州六處設局所開經名頗多即大般若經亦已刻過半矣惜妙師但化聞其臨卒時神明不亂且言爲藏經未竣厥工須再入婆娑世界

宋板翻繹名經義十二册板口與卷尾皆有助刊姓氏乾嘉時刻法苑珠林亦如其例桐西主人以十二金得之甚寶愛惜燬於武穴差次

二藍集二册明初刻本余得於玉山故家藏書家僅見鈔本

標曾見舊鈔本有黃曉圃

校跋今藏錢冠淵孝廉處

文獻通攷明正德年倣宋刻狹行小字黑口尙不失元人矩矱板口慎獨齋相傳是內府板

臞仙爲成祖所忌即位後移置南昌遂韜光潛采日求出世之學令人至慮山絕頂囊雲於囊以蠟封固每當邸中宴屬官時在後室放雲濃厚氤氳至對面不能見人以爲笑樂所著亦不少余曾藏貫經一冊乃推廣投壺譜而作雖爲遊戲三昧之書而亦見心靈手敏

明初分各藩府皆有宋本書宋拓帖之賜如周府有袖珍方晉府有唐文粹肅府有閣帖余曾於藝海屢見過鈔本目錄有百餘葉自太祖至諸王著作皆詳載後來如西亭王孫之博正鄭府世子載增之明樂律著樂書一部行世眞明天地人之學業者按明時武夫深通經術者有陳第深明詩學者有郭登何地無才正不可以忽視也

孫淵如平津館叢書及岱南閣叢書皆刻於罷官之後惟袖珍小叢書十餘

太倉家秩士有鏡癖著銅仙傳兩卷蔡鐵耕世丈雲有泉癖著泉譜曰癖談
自三代至六朝爲止上下祇兩卷劉燕庭海著論泉絕句共二百首注多
於詩三數倍刻鏤甚工字仿宋槧盛子履大士不及也

明汪文盛等復刊兩漢書祖本爲湖廣繕務官校刻予於劫後游虞山見於
楊濠叟案頭卷首有元人字及葉石林墨迹紙薄而輒極可愛玩聞之老輩
云汪文盛尙有史記及三國志惜罕見矣

吳門陸氏佳金大師塲藏有南宋本文選子孫頗知收藏秘不示人嘉慶中
年胡果泉方伯議刻文選假別本開雕校書者爲彭甘亭兆孫顧千里廣圻
彭宋寫樣者爲許翰屏極一時之選即近時所謂胡刻文選陸氏藏本後歸

之虞山楊心如家今尙無恙 翰屏以書法擅名當時刻書之家均延其寫
樣如士禮居黃氏享帚樓秦氏平津館孫氏藝葵書舍汪氏以及張古餘吳
山尊諸君所刻影宋本秘籍皆爲翰屏手書一技足以名世洵然

唐人詩文集最多吳門繆氏僅刻李太白集一家享帚樓續刻呂衡州李翱
等集顧澗翁更覓得足本沈亞之等集七家皆用昌皮紙晚翰屏精寫不加
裝訂但用夾板平鋪以便付梓余曾訪澗翁文孫河之孝廉曾一見之今河
之久歿所居亦遭劫書樣無可訪問矣

元刻之精者不下宋本曩在中江見元馬石田集十二冊其紙潔白如玉而
又堅輒真宋紙元印余爲作緣歸之宜稼堂郝氏

庚申四月吳城陷後越二年余至虎邱寓於普濟善堂側屋偶至山寺見一

室亂書堆積搜之頗有善本余擇取二十餘本內有最愜心者如范文正事
迹祇二十餘葉字悉吳興體末有孫淵翁題跋黃蕘翁三跋淵翁云此等元
大德延祐本直欲駕於宋刻尋常本之上紙堅白而極薄墨色如漆又小蓬
萊閣藏碑刻手書底本一冊寺中僅餘一僧目不識丁余以賤價購之頗沛
流離中樂境也書之首葉皆有印記知爲一榭園中所度今則池館樓臺鞠
爲茂草非佛家所云壞劫歟又於沿塘薛文清祠內得一瓢老人三鳳硯其
時尙有人守祠壁間石刻大半蘇帖乃老人句刻嵌之壁老人善詩工書醫
亦超出儕輩先祖少時曾見其方案悉蘇體

先君秉鐸婁東在道光初元其時翠華軒陸氏收藏未盡散失陸香來茂才
以其曾祖時化家刻所見書畫錄爲贄此書嚴於鑒別體例較江邨消夏錄

更精香來染時症幾殆得先君治之而愈其尊人送扇面册計四十葉有唐文沈仇董五家山水及王孟津張二水書無不精妙香來云皆其先祖刻書以後所得故未著錄 扇册中又有宗室瑤華道人書畫兩葉畫爲墨蘭極其韻致書則近作五律一首中有越茗心脾暢洋煙鼻觀清之句鼻煙見於題咏僅此按鼻煙來自大呂宋國用煙葉餅治愈細愈陳則更佳矣不但解瘴蕨兼可明目近人趙搆叔之謙箸書一卷專論鼻煙曰勇虛閒詰語極精核

宋板魚元機集只二十餘葉大字歐體乃宋體之最精者黃蕘翁得之裝潢爲胡蝶式後爲一達官某所賞借許翰屏影廬上板又託改七鄰補繪元機小象於卷首樵木鏤工不下原刻時爲嘉慶中葉惜其時祇印一次流傳甚

少達官歸田後板亦攜去余僅取得一冊聞壹園汪氏亦購藏一本此外不

多見也

標按此書爲松江沈十半慈古倪園所刻余有印本二種一初印一後印初印本名三婦人集乃同刻明本薛濤詩

宋鈔楊太后宮詞也後印本又附錄窗道稿兩種皆沈氏刻蕩圃所藏魚集會屬改七齋余秋室諸君繪元機詩圖一册一軸余皆

見之册藏黃氏後人輒則爲同年李木齋盛澤所得據余所見知與叟略異也

松江沈綺堂所刻宋本梅花喜神譜頗爲博雅君子所賞鑑沈氏家本素封有池亭園林之勝改七齋嘗居停其處譜中梅花皆其一手所臨印本今尙有之鮑滋飲刻知不足齋叢書亦附刊焉

先叔父鴻寶公嘗攜弟子張陸兩生向至平橋書肆小憩書買出河東君詩四本卷帙甚薄丹黃殆徧係河東君手錄底本中有與松園老人倡和及主人紅豆詩甚多索價四金訂以少頃攜值往取詎叔父歸舍旋赴會文之約

二鼓始返翌日遣弟子持資去取書賈復云昨日令師去後即有人來如數付價取去人海茫茫無從蹤跡叔父爲之悵然者累日

昔在申江書肆得黃文獻公集二十二卷狹行細字筆筆趙體每卷後有門人宋濂方孝孺校即錢竹汀宮詹所見之本也又得程篁墩全集與新安文獻志體例皆同元刻

金石存吳山夫撰著山陽李尙書宗助出資囑許珊翁董刻字仿宋槧紙用扇料香墨精印不可多觀許自刻笈澤叢書亦極佳其他如折獄龜鑑疑獄集皆巾箱本刻工亦精

桂未谷曾爲杏壇掃壇夫籍拔萃後衍聖公以執照還之獨去斯役故有淨門復民瀆井復民二印著作甚富均由友人付梓如晚學齋詩文集爲曲阜

合王大槐刻札樸八卷爲李柯溪大令刻繆篆分均正續三冊爲同人釀金
 刻板向藏王葑汀太僕家續三十五舉再續三續皆蘇齋手書刻於山左試
 院說文義證五十卷初爲河督楊以增刻罷官後以書板攜歸今所見者湖
 北書局復刻本標案義證初刻本爲靈石楊氏所鐫許印林汪孟慈
 合校後汪與許爭刪改事汪半途去許一人任校刻
 之事涉喜齋叢書刻印林說文校語即攻駁孟慈也余有孟隸篇一
 慈手札與陳碩甫及季方亦書頗訛印林實則皆有所見

書亦發端於未谷其高足翟文泉進士云升刻成今版在翟家

初白翁於康熙癸巳引疾歸里將出都時買得于文定公穀城集心慕其人
 七月初九夜宿舊縣乃公故里也夢公投刺見訪自絃出處本末甚悉覺而
 異之敬紀一律亦存集中

明顧德育手書畫繼一帙得於中江亦藝芸舊藏宋元時故楮界烏絲闌筆

筆率更法廿三葉印章十餘方用胡蝶裝宋瓷青紙面

余在玉峯得鴻慶居士大全集爲澹生堂鈔藏計十帙每本面葉有祁氏藏書銘棉料紙藍格五色綫釘刀口不齊據湖州書友云明代人裝釘書籍不解用大刀逐本裝釘以此集相證始信 又得蒲室蒲庵集明人鈔本張忠愍焯言雪窖冰天集寶山李齋牛郡博手鈔

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如鮮于困學康里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輩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時如官本刻經史私家刊詩文集亦皆摹吳興體至明初吳中四傑高楊張徐尙沿其法即刻板所見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狹行細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趙體沿至匏庵家藏集東里文集仍不失元人遺意至正德時慎獨齋本文獻通攷細字本遠勝元人舊刻大字巨

冊僅壯觀耳迨至萬曆季年風行書帕體書不求足本但取其名如陳文莊
茅鹿門鍾人傑輩動用細評句分字改如評字文然刻書至此全失古人真
面顧千里擬之同於秦火未爲苛論也

國初王考功士祿爲漁洋山人之兄曾選列朝閨秀詩曰燃脂集自元明以
至本朝約有百卷余曾見鈔本六冊後讀明詩綜小序云燃脂集當時付刊
標家藏此書原稿本自一至十一冊賦全詩僅闕五七絕前有
宮閨氏籍考兩冊蠅頭細書省考功事迹塗改無一葉無之又
見三冊係詞集不知何所歸此書似無
刻本昭代叢書中僅刻燃脂集例一卷

王伯穀集余曾得尺牘兩卷談虎一卷詩文五冊尺牘中有與馬湘蘭守眞
往還書其詩即湘蘭作序爲之付梓至談虎則紀事體因家中舊有說虎軒
遂以名其書朱竹垞選明詩綜時尙見湘蘭刻本詩按陳容齋家亦藏伯穀

手書詩鈔三本以楠木製匣藏之爲曾鼎山房法書眞品惜今已易主矣

標藏

曾鼎山房書畫錄手稿四大册大
致似江村銷夏錄頗多劇迹也

汲古閣在虞山郭外十餘里藏書刊書皆於是今析隸昭邑界剗工陶洪湖孰方山溧水人居多開工於萬歷中葉至啟禎時畱都沿江甌甌毛氏廣招刻工以十三經十七史爲主其時銀串每兩不及七百文三分銀刻一百字所刻經史子集道經釋典品類甚繁當其時盜賊蠶起毛氏賴工多保家至國朝初年家亦因此中落有子三曰履曰襄曰表履字斧季最著名卽鈔本亦精校影寫風流文采照映一時下至童奴青衣亦能鈔錄所藏書多秘籍後歸之季滄葦三十年前在紫珊齋中見汲古閣圖山水挂屏煙嵐幽秀峰斷雲連頗有名人筆意惜忘爲何人所繪矣

余曾著虛字淺說一卷又古人別號錄兩冊自周秦至本朝由三字至多字不等猶記別號最長者有二一爲歸元恭莊別號曰歸藏歸妹元公恒軒祚明歸乎來園公懸弓夢朋頭陀嬰葵鎮山人一爲傳青主山別號青竹公之他西北之又西北老人助我者沈均初爲多自經兵燹家中書籍蕩然此兩種亦同遭劫矣

程易疇 瑤 乾嘉時通儒生有異稟年四十餘在都中應禮部試瘍生於首在面部幾殆遇一瘍醫道甚精且兼通太素脈切脈後云不但瘍證無虞且享大年得重名後就教諭得嘉定司鐸著作等身已刻者曰通藝錄詳攷百穀有辨穀老民小印八十餘始歸皖又客游南北至九十餘而卒瘍醫亦神矣哉聞其中年以後於書室中設一方牀如椅禪家所云臥時脇不著席終

年伏案矻矻不倦或有倦時則閉目坐於方牀片刻即健余按宋人紀事謂朱子讀書註書不倦有多目怪相助可以通夜無倦程之異稟無乃類是此貝簡翁聞之鮑滋飲者滋翁亦酷嗜篇籍過目不忘夜間偶有所得即起書之或校勘秘籍夜凡三四起不厭壽亦至八十餘

反左書梁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始自述云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酬答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爲衆中清閒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矣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皆見法書錄及欽定書畫譜白門翁叔文離尹曾貽余梁吳平侯蕭公神道額大字反左書初不知所謂及讀書畫譜此額或即孔學士所書耶

翹軒寶帚南唐吉王從謙川宣城諸葛筆一枝酬十金勁利甲當時按南唐

後主極講究書法故有金錯刀撮襟書撥鐙法錢鈎鎖諸體見書畫譜

肥阿詩成肥阿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唐末李建勳送入分書與友人詩此種書法今不傳或即冬心翁之漆書耶

於申江見宋名人手跡千金冊皆劫前在韓氏寶鐵齋見過以繆文子寓意編證之皆合冊首爲宋徽宗楷書所謂瘦金三折筆也中有小米行書一幅精采照映几席范文正尺牘一幅硬黃箋粉印落花流水所書是雪浪箋良可寶貴惜李西臺三幅已拆去一幅矣

四明郡城樓榜望海郡人初求梁山舟學士書嫌氣局弱小殊不壯觀適丹徒王夢樓太守

文治

游鄞郡人士亟求書之懸榜之日於樓設講器皿純銀

飲罷即徹以持贈可稱豪舉郭頻迦論書有不見堂堂望海樓之句即指此

事

白玉蟾墨迹紙本手卷國初馮文安鈐藏有自跋四段卷中多道家言又宋高宗杜詩真迹堂上不合生楓樹一篇字大寸許藏經牋墨色如漆以上兩種均在申江見之時壬戌之秋四郊多壘無心購藏作雲煙過眼觀耳

蔣湘帆衡金壇人書十三經李松雲堯棟書十四經蔣書裝潢於邗上高制府晉經進得旨以冊頒入國學刻石陷壁賜蔣以國子監學正銜士林榮之李後官至滇撫

萊陽姜如農琛崇禎辛未進士壬午擢禮科以言事觸首輔怒謫戍宣城自稱宣州老兵又白號敬亭山人滄桑之後吳子與購得宣州老兵牙印即姜氏故物也方其戍宣城時彙名流歌咏贈行諸作合刻一本約百有餘葉名

荷戈集其長嗣實節當備革後不居藝圃在虎阜築室起樓名諫草後有鶴

湖湖水常流飼鶴種花不入城市善畫山水絕似雲林子兼工詩有鶴湖詩

一卷集與詩二種世不多見余先後購有二書因綴錄

標竹爲福山王康生前輩題宜

城荷戈圖萃本青帕首
坐石上一戈橫石間

繡象書籍以宋槧列女傳爲最精顧抱沖得而翻刻上截圖象下截爲傳仿

彿武梁造象人物車馬極古拙相傳爲顧虎頭繪元槧則未之見明代最爲

工細曾見人鏡陽秋及鄭世子載增樂書隋煬豔史元人百種曲首表水滸

傳首本隋唐演義首表皆有繪畫

國朝則萬壽盛典南巡盛典首表圖象係上官竹莊山水皆石谷子畫即圖

書集成中有圖數十册悉名手所繪鑄工絕等自兵劫以來此種珍本均不

得見矣

石濤山水名聞畫林以顧氏所藏長卷爲壯觀卷有三丈餘長高二尺餘吳荷屋中丞擊節歎賞且云是同鄉里以他書畫易去惜幅式過大不便展玩眞州尤貢父啓一字水邨嘗得宋周種石銚後入慎邸未幾歸於天府水邨每憶此銚即寫一圖滕以花卉題句貽友石銚乃天生石臼剝剔成銚上有銅攀銅荷葉蓋

竹爐圖明初王孟端畫贈聽松庵僧爐在明時已燬僅存畫卷自明初至本朝題者不少康熙乾隆兩朝六飛南幸山僧持以乞題親灑宸翰賜之永爲鎮山至寶當時屢從宗潢貴胄及文學侍從之臣皆有題咏山僧曾彙集刻成一書名竹爐題咏皇六子奉純廟命手摹此卷并錄一詩題句乾隆某年

山僧報寺遭火災卷亦遺失中丞某遂據以入告旋奉命取皇六千摹本付寺僧永守今越百餘年又遭兵燹未知此圖猶存否

黃鶴山樵立軸紙本思翁兩題一在書堂一在邊思翁屬臨撫之稱之曰優鉢曇花傾倒之至矣向在吳門繆文子家後爲毛一亭孝廉暨所購晚年歸之春暉堂劫後爲陸誠齋所得余念宋元筆墨畱於世間者日少曾假來靜觀懸之於神明鏡一日晤對之際真如觀優鉢曇花也

王石谷爲張超然名畫旌節圖九年始成張爲閩中名士僑居虞山工詩有集

石谷又有吳門繡谷圖滄浪亭圖曾藏藝海廬還山圖手卷在澄江陳以和家卷中題咏有一二百家誠鉅觀也余家舊藏周忠介公遇仙記今亦在陳

以和處

嘉慶初年蒲快亭先生任吳郡教授公爲淮陰名士品端學粹著作等身
先祖爲刻南園吏隱詩存一編其及門弟子最盛先君年甫二十有奇亦從
之游見壁間懸李香君小影神采如生屢瞻顧焉公疑有欲得之意卽命以
李象輟贈先君未敢冒昧攜歸越兩年公捐館於任而無嗣其壻茅孝廉贅
居學署深知其事卷此畫軸以付先君辭曰心喪方切且師之嗣君未立門
弟子豈可將遺物分取亟以原物璧返此象未知歸於何人後數年竟有人
攜侯公子小象求售者深悔二象不能合璧以成佳話故侯象亦未購標按後侯

象爲舅氏華鐘秋先生所得贈
馮卓儒觀察今不知尙在否

五同會畫卷見於韓履丈處畫李賢吳寬王鏊吳從陳璠明史皆有傳

吳江汪宜秋女士題郭頻迦水邨圖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邨
卻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迦因之更請叔美畫萬梅花擁一柴
門圖名家題辭甚衆同時閨秀著名者吳門有金織織王梅卿曹墨琴梨里
有吳珊珊常熟有席佩蘭歸佩珊上海有趙韞玉湘江有方芳佩孫令儀毗
陵有錢澆青皆卓卓可傳者相傳乾嘉之間文昌星掃牛女度故閨秀詩詞
極一時之選

唐宋貫休和尚精於畫理余嘗見紙本十六應真像立軸墨筆所繪法相光
怪其衣褶如作書懸緘垂露力透紙背裝潢用景泰法琅軸頭此軸向藏紫
翁處劫後歸於沈均初

先二叔父得先大夫醫學真傳室中懸紙本墨筆呂祖像一軸約八尺高道

貌清嚴長髯連鬢精神充足得未曾有衣襟亦粗壯朱津里翁昂之山水名家見之拜倒云此軸雖無欵然的係宋元法派惜焜於庚申之劫

王孤雲大明宮圖卷黑筆界畫毫分縷析左右高下方員平直曲盡其妙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黃左田尙書銀得之琉璃廠宋紙所繪首尾完好惟元明人題跋盡遭割截或飛兔狡獪臨摹別本以真跋欺人耶黃公以重直購歸自跋文有五六段庚申劫後皖南北蹂躪尤甚而此卷無恙展軸歸奔山某氏按王孤雲本名振鳴字朋梅永嘉人官至漕運千戶元仁宗眷愛之賜道號孤雲處士圖繪寶鑑道園學古錄紫姚杆雜綴皆著錄

中興瑞應圖卷六段南宋蕭照畫每段有隸書贊隔之初爲吳子與所得後歸沙子春畫士子春歿後畫又易主矣

汪秀峰先生於雍乾時富而好禮所交皆知名士凡金石書畫無不好而篤嗜者爲古今印譜彙集漢印曰漢銅印叢古銅印叢皆巾箱本同時諸名家所刻者曰飛鴻堂印譜五集二十巨冊又彙古今印曰集古印存字六巨冊下綴刻人姓名嘗以羅文牋精印又有秋室印萃六冊曰淇齋印類四冊皆同時友朋制作其最小者曰錦囊印林小僅寸餘云嘗得宋錦被面因製爲囊盛之前序後跋下如印存之例注印質爲人參珍珠珊瑚瑪瑙水晶白玉各名色於劫前購得兩部皆四卷其一歸之朱小滙太常鈎一爲凌翁華常易去而皆無錦囊此先友黃心翁云舊有印譜十一種并續周櫟園印人傳朱太常爲海寧名士碧山先生之子家有初拓博塔銘整幅四折爲冊前有松壺子畫賞碑圖一時題咏者皆乾嘉名流庚申大劫吳城破太常殉節於

井一與卒糾同人舉出之腰間懸一漢玉印有司馬孚三字白文與卒知沈均初孝廉爲太常之門生因至鶴沙歸之後嗣子郭甫至滬多方移其柩至在滬設奠均初以玉印歸於郭甫亦文房中之佳話也

許珊翁 榷權篆糧儲老友姚紫垣少尉贈以松談閣印史兩冊前後有蒙叟

梅邨諸老題詩跋語皆墨蹟並贈以一漢鏡文曰許氏作竟大吉羊左龍右虎云云遍體青綠硃班文亦精湛真兩京制作珊翁得之狂喜紫垣爲柳橋

翁子世愛金石文字吳氏所得承安宮鼎即其家舊藏物

劉燕庭翁 喜海金石苑六大冊又有小本金石苑皆是官私印譜中有陳友

諒據湖廣江西時所鑄印 潘志萬曰江西藩庫中藏有一印曰統軍元帥府印外圓內方云是陳友諒印得於鄱陽湖中

浙西自丁蔣奚黃陳諸人以鐵筆擅名自成浙派皆得漢印精髓用切玉法

頗露鋒穎至曼翁又參以鐘鼎碑板然發泄殆盡矣後此則趙翁次閑之琛以三世家傳又得陳秋堂翁指授次閑妙在不盡守師法所以入化繼之者間然矣次閑翁嘗云其法謹守繩墨而石印邊款空前絕後余嘗得魏稼孫手拓邊款印譜其用刀鋒卓立而以石宛轉就之所謂正鋒也分行布白不須落墨自然精整如小唐碑

曼公任溧陽時以官帑緩解爲胡果泉方伯檄取上省文極嚴厲合署臯臯謁見時方伯略問數言即款人書齋云有友人惠我五色青山石印係巨材而完善的是明時出土必得名手如君者方不辱此舊物曼公云東裝匆遽未鐫刻乃徵諸幕中雖有而嫌刃薄材小乃假諸木工已而奏刀澆然頃刻即成方伯太喜慰籍云欠解款已與幕友商略撥他款填解矣

篋中舊藏汪尹子開彙集漢印一册皆私印之精者尹子歛產家素饒以好古好客中落精於篆刻挾其技奔走南北自名卿以至山人墨客多其製印因得漢印名沙關喜與己名同乃改沙爲汪以自詫於人在林鶴田舉之前與穆倩齊名此印後在嘉興黃錫蕃處黃酷喜古印有續古印式一卷今亦不多觀

伊墨卿太守乘綬善分隸而精於鐵筆其所用印皆手製與桂未谷大令禮同不肯爲人刻印桂初爲國子監學正有文學祭酒一印後登甲科選滇令遂以此印轉贈王鐵甫學博芭孫未翁性情高簡非獨不肯爲人刻印亦輕易不肯應人求書嘗自撰楹聯云願與不解周旋人飲酒難爲未識姓名者作書囑吳穀人祭酒書之懸於齋中以示取瑟之意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董小池刻壽石軒印譜首有翁覃溪序所撫皆三希堂法帖名人印至元代而止後附明人諸印形模畢肖覃溪云近人賞鑒古書畫有懷疑處每視印章以定是否今鈎摹名印不爽毫髮何從辨真贋耶

道光時印紐以徐漢馬文爲最馬文之祖與沈南蘋爲友凡螭虎蛟龍走獸各形皆南蘋畫樣徐漢奏刀徐本木工之雕花者後竟以嬰紐擅名一時余在申江得一象牙胡盧印印紐枝葉絲蔓牽引小胡盧制作極精下刻雙紅豆館款爲子瀟

余曾得青田凍石小印石僅五分扁方長不過三分面雕平鍤夔龍關邊鐫朱文九章二字知爲耿庵先生故物又得艾葉綠青田小印長八分石極明澈中含綠艾絨下刻竹徑二字陽文何派刻極深知爲葉文莊故物以上二

石皆青田中絕品也

龔定庵禮曹自珍以重價得漢玉印文曰婕妤妾趙鶴頭篆白文無紐平頂

頂刻雲鳧陽文平地玉色紅白又得唐天寶銅造象面陽文佛像背如碑式

小楷陰文即張芑堂金石契中壓卷者後玉印歸之粵東潘都轉德輿今藏

海山仙館銅造象爲梁太守恭辰所得劉方伯喜海亟賞之太守即持以獻

旋奉調署台州府隱以報之爲吳中丞文鎔所劾列入彈章嗜好足以累人

即金石玩好亦被吏議不可慎歟標見趙印在金石屑模本紐从系旁仔从人旁趙字則从女旁又極上作

字首作然龔定庵所云寓飛燕也余於戊子在粵尚見潘氏藏印模回四面刻字變講印不知何屬矣

橫涇錢映江綺生石夙慧亦且神悟過人嘗造渾天儀世稱其智又著有鈔

研卮言其家舊藏大小二玉印兩面刻字大者曰取彼譚人投畀豺虎白文

曰迫生不若死 朱文此指盧忠肅象昇及楊武陵嗣昌高監軍起潛諸人小者曰大夫無境外之交 白文孝者缺忠而成 朱文此指袁襄愍守遼陽事同
邑幕客許德士刻時在戊寅秋冬

磨經世家趙夢白刻贈左忠毅 光斗後爲左青士購得因刻左氏雙忠集一爲忠貞懋第皆從四庫本翻刻

劫前有周櫟園詩箋册印章纍纍中有大印文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用趙州和尚語已奇或曾任青州道而刻此耶又見金堡尺牘下鈐一印曰軍漢出家蓋已易代後在丹霞與人書耶又武虛谷明府 億博雅嗜古著有授堂金石跋及偃師金石記嘗見跋古帖鈐一印文曰打番兒漢打作 杙爲偃師令時曾笞杖京營步軍統領番役上官懼觸和致齋相國怒遂嚴

劾之武雖以此罷官而直聲徧內外矣余按吾子行三十五舉及續舉皆謂古印祇有姓名與字唐宋稍著齋室名元時尙無闕人成語至明代則某科進士某官職無不闕入衡山有惟庚寅吾以降印以生年值寅文二水嘉印曰肇錫余以嘉名文三橋郡博彭印曰竊比於我老彭均按切名字運用成語然非漢印正軌也有謂文氏昆仲名皆石田翁所取起筆士字祝之作士大夫云

藝海樓藏有象牙大印二方均約一寸七八分方一則上刻法輪紐闊邊朱文曰厚載崇教之寶此印先藏嘉禾金鄂巖比部家趙味辛司馬懷玉有詩并小序攷定爲明宣德御賜胡皇后之章一則刻雍熙世人亦朱文四周狹邊湘舟云此乃明世宗鑿湘舟最博雅其說必常有據

標藏有牙印製作與厚載之寶同陽

文曰暨修梵行印背刻宜德口年賜刺麻捨刺與
竹汀日記中云所見牙印刻清淨吉祥形製皆同

田黃本福建壽山石出諸田坑者名田黃自國初耿藩駐閩始搜括山林爰
有將軍洞芙蓉巖之石石具五色曝書亭集中有壽山石屏歌毛西河徵君
集中有後觀石錄專論印色印紐以尙均制作爲第一楊玉璣次之皆國初
名手也余在申江得一紅壽山石橢圓印合長三寸高二寸上下相等兩面
陽文六龍皆五爪中刻三鳳形陰文側首空處署款尙均二字八分書

張希黃耳消息小笥一事留青陽文漁父攜一釣竿釣絲之末小魚一尾作
撥刺形極生動腰間繫一捕魚笊旁有句曰風約約雨霏霏無數蜻蜓立釣
絲下署希黃子兩小印通體去地陽文此法今失其傳按錢竹汀宮詹記周
山人傳所記即芷巖刻竹云吾邑自朱松隣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

吳之璠周乃始諸人山人以八十九歲卒族子筮字牧山兼能畫藝海虞有竹人傳一冊所記灑仲謙張希黃諸家極詳

沙神芝嘉禾名手精篆隸能於筆筒內刻書畫余曾藏紫檀香筒一事內刻陶靖節小象一古松偃臥頗得勢題曰撫孤松而盤桓其款刻於筒底青赤金填光澤可鑿僅高三寸餘徑八分餘真絕技也

道光中葉有徐某居城北用馬腦厚刀押胡盧陽文嘗見所製有三小兒鬪蟋蟀圖冊子凡蟲及牽草小兒注視狀一垂髻一作小髻一雙髻面目各異而陽文突起極句勒不見一毫斧鑿痕如天生生成花文者其蓋即用本身之頂或海棠或葵花瓣刀削之稍仄捺上提攜不墜聞其性情孤僻終身不娶嗜酒不與人共飲偶製一枚成攜出即爲人購去大率一金一枚得直即沽

酒獨酌須酒盡再製室無長物囊無餘資絕不干人品亦高矣惟胡盧須北

產方佳每北客來多購備用生平不肯收徒故無門弟子得其傳惜哉

標在

胡蘆大碗四乃聖祖時造辦處所製碗底有陽文康熙御賞四楷書精絕如寫前年已分贈諸好古者一在吳憲齋世丈處尤精

同時有方絜歛籍善刻人小象或臂閣或筆筒以其伎遨遊吳越間嘗見其

爲釋六舟遠受作廬山行腳圖象於竹臂閣須臾畢見六舟云方曾爲阮文

達公作八十象更佳後歿於禾中其時適脩嘉興志因采入流寓藝術門

吳門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馬傳巖能之六舟得其傳

授曾在玉佛龕爲阮文達公作百歲圖先以六尺匹巨幅外廓草書一大壽

字再取金石百種椎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以不見全體著紙須時乾時溼

易至五六次始得成事裝池旣成攜至邗江文達公極賞之酬以百金更令

人鐫一石印曰金石僧贈之陽湖李錦鴻亦善是技乃得之六舟者曾爲吳子苾劉燕庭吳荷屋吳平齋諸老輩所賞識

透光鏡見於藝海塵有三器天氣清明以鏡面向牆背文菱花及各細花紋歷歷映於牆上顧湘舟云此藥法也先鑄菱花形與細花紋更以銅鑲成圓形用藥塗面一映日光則全體畢現非真能透光也其說備載於明何孟春餘冬序錄中此書分十二支爲十二卷加間一卷因檢書證之良信然此法失傳已久好古家或蓄之不獨顧氏其時價每器不過八千文明郎仁寶璣續七修類彙卷七內亦有透光鏡一說

大理石本唐之南詔洞中所產有五色紋或具山水人物草木鳥獸等形皆銅鉛之氣蘊之也其地在西南偏僻人物少而山川靈秀乃鍾於石其佳者

質色如玉細膩無疵道光年間阮文達公督滇黔伊莘農里布爲雲撫采石

最多阮公歸田後築石畫書廡以度之

標按文達采石畫記

最巨者爲五尺屏綠蘿

藤蔓滿幅洵巨材也間有僕輩竊出者曹秋舫丈懸重直購之聞有四石約

尺有咫分具四時山水之景秋丈題句於其上倩王石香師畫精刻今存閩

中王氏

吳子與於劫中得彌勒佛象一尊木身高僅寸餘坐像非檀非柏非黃楊雖

老於木工者亦不識爲元末名手某所雕造贈倪高士者高士有文記之予

惜忘記書名矣像底有款佛坐於蓮花座花瓣長短不齊亦不知爲何木最

下層爲碧玉三層皆用繩繫定未敢拆卸細閱也又項子京墨檀同心和合

檀身純黑夜視有金絲隱約木工云此種細木久不至中原盒橢圓底蓋高

低相等兩面陽文刻百荔紋包以錦袱皆陽文荔之花紋各不同百荔取百利之意項子京嘗眷一伎飭工精造此盒并製銘文曰玉比德蘭齊契結同心永勿替下款子京父項元汴墨林子京佛像與合今藏沈氏耦園

陳柏君云元明人多用水印泥此法失傳曾用蜜以意爲之終不如法然內而部院外而督撫印泥皆用紫粉亦以水調非油硃也余按格古要論云用蜜調硃最善紙素雖久色愈鮮明今內府用寶以蜜兩說合參信乎蜜調水調皆可若製以油硃則不適於用近人罕知

吳子苾先生所得紫泥封最多不下數十百種余昔在藝海廬及吳冠英翁

齋兩處見過拓本標按近來此物出土不少
余藏有七枚文皆極細

吳白華云年希堯爲九江監督時燒窰多倣尊彝古式其色青名雨過天青

壬申癸酉間在九江唐權使英幕唐所造黛色亦精著有陶說一卷所載法頗備按希堯爲堯堯之弟朱等享大令瑛亦著陶說二册鮑藻飲刊仿袖珍式

咸豐五年春怡公良與花公沙納隨帶司員差至江南辦理中西換約事件怡公曾任粵撫道出毗陵時屏去騶從往訪某觀察舊居某曾爲粵海關道怡頗與之契合時觀察已故僅見其文孫因在書齋小坐見壓簾一銅器長方形上有銅索繫繫遂命解下細玩上有外國字三四行怡公稍解夷字轉詢其孫此器何名答曰不知以其無用始以代簾押耳怡公懷之去酬以百金爲讀書膏火之資後吳次雍與怡爲舊賓東曾面詢此器何名究有何用怡公云銅紐皆螺旋轉可開中藏小銀圓瓶一枚四面皆有外國字瓶頂螺

旋幾重瓶中滿裝西洋鼻煙帶微綠色味酸入腦此煙母也如有佳煙乾燥無味者用紙條撚如燈心稍溼水染煙母少許插入乾煙瓶內十日味即回潤矣道光廿四年後海禁大開西洋輪船入口有此煙母異品然器不多觀價亦珍貴公自言撫粵時與此共見過兩次云次薌轉以告余如此可爲談柄一則

秦學士承業爲中丞公承恩介弟官侍講值上書房一日召對於某暖閣奏對詳明仁廟天顏和霽授以馬腦煙壺壺係巧色名手瑯刻一面蘭亭山水景一面刻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皆陽文跪承諦詠贊珮工之精美上曰試對此學士即以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對上極賞其敏捷即以煙壺賜之蓋鼻煙自由本朝始興暗寓頌揚之意不逾畧刻尤人所難歸田後

越數十年至同治初恩加贈閣學補謚文恪蓋追念甘盤舊學不遺在遠如此

余嘗見藏經匣匣以漆皮爲之無縫不可開相傳古羅漢寫藏經銅其中長三寸許闊二寸許厚不盈寸正面畫佛像一尊背及四旁俱有梵書西城喇嘛僧僅識其半云此大西天字也彼中奉爲法寶流入中國者七部四部藏匣內三部藏佛腹中好事者敬眛壞其一今在人間者六部此其一也佩之水火盜賊不能傷罔兩雖末不能害匣爲李州李牟山庶常家藏見敬業堂詩注初白有歌、

古刺水出古刺國永樂六年進中國紫銅席上刻分兩至乾隆時稱之分兩不少有達官曾啟之席內有薄金帖之揭去帖金則見水色黑如漆而香滿

一室取少許和酒可飲染衣可經月香不退隨園老人家曾藏有此水說見詩話七卷第十九葉又自撰詩集中有歌末句云心腹腎腸一齊古今雖有互市而此種方物無之殆即外國香水耶顧何以越百數十年分兩不減也或謂分兩不減者由於帖金金能生水理固可信

金絲熏香煙名也見姚旅露書姚爲明末人煙草避山嵐瘴氣海濱人常吸之崇禎朝禁設煙草老友何竹香司馬士禔最博雅藏善本書浙紹籍而發解於中州者嘗示余粗竹煙管一枝銅觔銅斗甚巨一斗可容淡巴菰一兩有餘上刻直款曰崇禎四年春□□堂置想其時須坐而吸之以防頭暈云後見黃唐堂之雋集雜記典試粵東時在途曾吸淡巴菰云云可見乾隆初年吸煙者尙少

朱耶齋文 藻碧溪草堂藥中有妝域長歌自序云是明神宗宮人兒戲之具於知不足齋見有人求售是雕漆所製上刻神宗年號今來涕上黃小松署齋出示所藏乃琢象牙爲之其體圓徑二寸五分面平而底稍隆起正中有臍六稜凸起臍中卓一錐長三分寸之一粗如燈心而不銳可使几上旋轉者即此錐也六稜周刻小楷字自右而左順讀曰甲寅年七月二十四日造李德仁蓋萬歷四十二年也六稜之外雲氣繚繞仙山樓閣琪花瑤草下有二鹿文顯而不深其正面則樓館山樹人物皆鏤空飛動窻處大小二艇舟子相待老翁翩然攜琴童子繼至主人謂宜作詩紀之中有句云無如大事荒於嬉玩弄江山任僊遊傳一二世乾坤傾欲立錐無尺土踐正如此器旋轉休圓軫都付浮雲變又樊榭老人手鑿亦有妝域聯近人嘉禾沈孟廬所

著孟廬札記亦有記妝域一條

宋晁无咎書鐙銘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亦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缸不滅其光黃簾綠幙永夕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鐙火

用物因時制宜亦推陳出新椰瓢產於粵東好事者製爲鼻煙盆銘文頗有

可取者如一瓣香清鼻觀芝蘭味足品玩又聞根不斷香若連瓊仙之人兮

可稱鼻祖又能以鼻飲可代喉舌又可視噎同眉壽通聞根期不朽鳴又飲

以鼻食雲煙清虛境界長年片莫彈鋏歎無魚味外味通清虛魚以上諸

銘並皆佳妙特彙錄之

余游幕新陽時見骨董家有寄售鐵簾一枝上鐫文云梅花弄鐵龍精鳳琶和入杳冥仙乎仙乎聲泠泠旁刻鐵籛道人自銘銘辭甚古惜不知爲何人

所製故未購存

甘枸杞產平番縣縣在甘肅極邊往往生於番子界內土人乘夜往竊頗不易得余曾見之大如鈕扣色鮮紅可愛

於潛久無朮今仙居縣所產天生朮大者僅如龍眼堅硬紅蔓屈曲切開有朱點不必煎已清芬滿座咸豐庚申台州土人攜之申江價銀每斤三兩六錢吾吳穹窿山天生者亦佳茅山亦有天生朮其最高處曰石門亦不能常獲先君司鐸金壇時有同年虞雲翁曾以茅山真朮見遺并示以驗之之法以紙粘窗牖嚴密隔銅板爇之煙直二三尺者方真云

曾在唐蕉庵大令翰題案頭見黑米一瓶云從江南提軍李公朝斌處乞得李在楚軍時楚人因山麓傾倒扣之爲石甕中儲米數十石色全黑其堅如

石驗是秬米以不透風日不落雨雪故色變而質不腐且扣得石碑有東吳陸口將魯肅字傳爲魯肅所嘗其地在荊州當時鄧閣儲胥爲軍中要事亦有備無患意也按黑米可治臍證齊子冶所撰見聞隨筆中曾著錄法以九蒸九曬開水送下即愈余因乞得少許以備藥籠中物又同時所拍更有箭鏃上鐫肅字篆書陰識米爲魯藏則與箭鏃適相合矣余亦乞得一片今并藏之篋衍

孫淵如五松園文集中有阿井說一篇云濟水重於他水而阿井爲濟水伏流更重於濟水用黑驢皮煎膠以之入貢九州各有井今祇存青兗一井東阿縣主鑰膠良惡不同厲樊榭詩云家家門外賣阿膠其鬻者之多可想佳者必得選材精良煎至七晝夜始鎔化無滓其色渾而黃者爲小米子汁取

膏色透明者爲陳酒取膏色帶微綠者爲菊葉汁取膏去瘀生新爲女科中聖藥真無上妙品余少時游雲間晤龔素山其妹爲陳雲伯大令文述夫人中年後奉道辟穀曾服阿膠數年精神轉健面色較以前尤勝 按程魚門沈初梁夢華有阿膠聯句詩

申江鬻蜜餞鋪牌名波羅蜜莫知其出處後閱明史職官志光祿寺甜食房宦者掌之崑治饌果以供佛前名波羅蜜方悟鋪家牌名即用此典雅馴可愛

一兩黃金值五千囊空欲致坐無緣朝來忽荷盈斤贈補貼貧官俸兩年康熙壬辰年參價如是見敬業堂詩註

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邱蚓爲百合乃自有知化無知方其欲化時屈

曲土中蟠結如毬已具百合之狀語載宋鄭景雲蒙齋筆談又
本草經疏亦云陽羨山中白頸蚯蚓至深秋則蟠結爲百合他
門許生陽羨籍其先塋在張渚以修墳住丙舍時已十一月見
百合二斤遂購以貽余小如胡桃形則平匾瓣如黃豆色則全
蚓泥也余時得不寐疾以之煮粥味殊不苦疾亦頓愈聞潘辛
亦購彼處百合帶歸其形小如盃蓋色亦微黃殊不飾觀而味
已痰嗽證其兄廖生曾以告余故附錄之

昔年與邛州牧神木王子芾尚錦談及在蜀時曾辦漢南金桂
薰單夾衣之用封以黃綾袋上印朱字漢南金桂花乾如通草
產又曾進藏解達賴刺麻俸銀刺麻賞以白氎細巾一分泥藏

普洱茶等物藏中銅佛最多凡窗櫺間徧處皆是取攜所不吝哈達亦作哈答皆達賴手結之而口誦經咒蜀中最貴重云可值五十金刺麻年例爲貢品云大西天僧闍寂後皆火化釋教謂之涅槃事畢取灰和泥用銅範印成繫之可解兵火瘟疫之厄又有一種丸藥用牛羊酥和青稞米粉刺麻如和圖克圖和圖什圖叢默啐經咒以手丸之如芝麻大儲於銅瓶供養佛座旁能治肝胃氣及外科諸證傾出數粒服之卽愈所可異者瓶丸傾出少許旋即長滿但不可瓶罄耳

明時賀蘭山未入版圖故玉器遠遜本朝錢塘汪師韓韓門綴學中詳載其說後與嘉禾陳子茂主簿同在虞山幕子茂爲乾嘉時詩人梅岑先生哲嗣曾官嘉峪關巡檢專管玉石稅凡上料石子色極白者內皆有璞川氈重包

橐駝負進者最爲上等次則用柳條編爲筐篋其色黑青不等皆山料賀蘭山有三河一產白玉一黑玉一青玉業此者名撈玉戶每年例應輸玉稅官爲經理稅銀頗有盈餘巡檢一年可得五六千金子茂承乏半年宦囊充實雖抱關末秩而竟作調劑美差例僅半載卽瓜代亦宦途中之異境也

少時讀田山彙箋黔書有雞夔一物後見陳定生貞葦秋園雜佩及徐霞客滇游記亦均載之刼前予游幕處山於僧房中得嘗一穉其形如地菌而特大色白煮熟與雞肉無異固知山靈毓秀凡山水佳處皆產之不獨滇黔絕無人跡處也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歲生於此山麓明歲則無有且初出土時卽有牧童樵子採擷急售遲一日色香味俱變矣聞宜興春山亦生此物小僅如錢色如燕支經宿卽壞各竹茹余未嘗過

老友丁穰堂刺史，士佛福州人，嘗餉我貢餘天生茶名水仙活火石泉瀾之名副其實，每瓶重一兩，直佛銀五錢。其茶纖細如繡花，緘色香味俱備。洵上品也。又貢餘大柚子，瓢長大，祇八片子，小而少味甜，無渣滓，非今市肆中物可比。

砂壺至時，李四家尙矣。本朝鳴遠專製瓜果式，當世推爲絕作。然見千載一時壺有觀止之歎。壺爲張叔未解元廷濟所藏，名人題咏極多。詳載順安小草。同時有吳槎客、壽著有陽羨茗壺攷、桃溪客語等書。

陳曼生司馬鴻壽在嘉慶年間，官荆溪宰，適有良工楊彭年善製砂壺，卮爲捏嘴不用模子，雖隨意製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門眷屬並工此技。曼生爲之題其居曰阿曼陀室，并畫十八壺式與之。其壺銘皆幕中友如江聽香、郭頻

迦高爽泉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爲之者銘字須乘泥半乾時用竹刀刻
就然後上火雙款則倩幕中精有奏刀者加意鑄成若尋常貽人之壺每器
祇二百四十文加工者價須三倍越三十年上海瞿子冶應紹欲燒沙壺倩
鄧符生至陽羨監造子冶善蘭竹有詩書畫三絕之稱符生則善篆隸所製
雖不逮曼壺然留傳不多市中亦以之居奇云

砂壺既以宜興擅名銘文亦多有可取者如銚之制搏之工自我作非周種
石桃苦而旨直其體公孫丞相甘如醴汲直月滿則虧置之座右以爲我規
卻月此雲之腴喰之不癩橫雲勿輕褫褐其中有物傾之活活百衲獨忿去
渴眉壽無害合權宜春日曠飲吉春勝春何供供茶事誰云者兩丫髻古卷
光熊熊氣若虹朝開闔乘清風飲虹井養不窮是以知汲古之功井闔以上

諸銘皆頻迦步青梅史及曼公自製曾見於彭年壺式圖中又有鈿合丁寧

改注茶經鈿合一勺水八斗才引活活詞源來覆斗飲之吉匏瓜無匹瓜形

蟹眼鳴和以牛鐸清牛鐸大茶星守東井占之吉得茗飲井形煮白石泛綠

雲一瓢細酌邀桐君

一面畫石老曼銘頻迦畫

合之則全偕壺公以延年

延年筮蔭暘

茶去渴是一是二我佛無說筮形作胡盧畫悅親戚之情話

胡盧

鴻漸於槃

飲食衍衍是爲桑苧翁之器垂名不刊

飛鴻延年

天雞鳴寶露盈天雞姁天漿潤

渴墨合斗時大彬手製砂壺余見過甚多僅記最佳者兩壺一刻黃金碾畔

綠塵飛碧玉甌中細濤起一則正面刻負耒而行道凍餒而守仁十字陰面

刻一耕夫攜一小兒長白鶴參仙藏

前塵夢影錄卷下終